

30227

論語語解讀本



## 附 言

本局出版文學諸書，皆國學之菁華。文化之基本。所用印刷工料。莫不精益求精。較一般省工減料之印訂成書者。迥然不同。優劣懸殊也。至以長完美之書籍。而取最低廉之價格。則本局以提倡國學。闡揚文化爲前提。願以此貢獻各界。溥惠學者。款款之誠。幸垂察焉。



解得子說。做人第一要緊。是孝弟兩字。人能孝順父母。敬重兄長。便算

做得天理王法的事情。這且說他愛打人的。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去魯。平聲。○本。是根本。立。是

發生。○爲仁。是做好人。生。是

解。不但平常的人。要從孝弟學起。許多道理。自然會發。生出來。這孝弟根本

字。是做好人的根本。切切莫放鬆了。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言是言語。巧是說得好聽。色是顏色。

解。孔子說。世間許多人。都是老奸巨滑。有一種人。同人一般說話。他

喜歡。他便暗中取利。這種人。直托真心喪盡。去哄騙人。人被他們騙得

切。不可學他行爲。托自己真心的難。他。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查點。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名參。孔子學生。省。是

解。每日將三件事。查點自己身上。一件是自己不知。必是我做不好。可

是。因我誠實可信。我同他交往時節。有不盡心的。沒有一件是朋友與我相好。必



平日教訓。必是差我有志上進。我得他傳授時節。有不用心學習的。就有這三件。都是人身上要緊的事。所以定要要日日查點。生怕查點不到。便後悔也來不及了。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車一輛。是省儉。四匹。國是諸侯所守的地方。是種田開墾的時候。信是真。

解孔子說。諸侯的地方。東至西。南至北。大國皆一百里。有一千輛戰車。應有地九百萬畝。每九千畝。低出戰車一輛。共該有一千輛戰車。

所有古時最大的國。大小。心裏都看得慎重。不是容易的。第一須把國中的號令告示。要句句是真。諸侯看不得慎重。不可欺哄百姓。第三凡有用錢的事。還要極力省儉。第四又要真有愛人之心。事。第三凡有用錢的事。五種地方。上有河修城。各工程要差。不只要正當。真忙的時候。妨礙百姓的生計。以上五條。都是要緊的事。果能照此五條行去。地方自然整治得好。其餘一切教養的事。也都容易辦了。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之弟上謹。則弟之弟去聲。都愛。親是親近。有餘力。入是回家。出是出外。

看文字。是讀書。

解孔子說。人年幼的時候。都有父母有兄長。所以年幼的人。喚做弟子。

長。凡弟子回家。見着父母。要極力孝順。討父母喜歡。出外見着尊

尊。要比在家時加倍恭敬。莫令尊長厭惡。遇那做事時候。要口要說



問·就是外人說·他文理平常·沒有學問·我也必定要稱讚他是個學問的人了·如今·讀書的人·不從這道理上·講究·單靠書本子做幾句文章·這又算得什麼·學問呢·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是自重·威是威嚴·固是結實·耐久·

解·孔子說·讀書人要像君子·第一·最忌輕浮·也就輕慢他·那裏還有什麼·亂說亂笑·自家先不肯自重·別人看見·也就輕慢他·那裏還有什麼·前日學的·今日就如此輕浮·心裏必然又丟了·學問如何得結實耐久·了·

主忠信·主是主腦·信是不欺別人·

解·學問不是空說的·總要實心去做·人事上起見·就是我心裏一本·若天理上發出一片·真實心來·這叫做忠·將這真實心去幹真實事·有從·有主·點點教人的意思·這叫做信·把這忠信二字·做個心裏良·有從·就有根了·

無友不如己者·

解·學問自然要自己用功·也要朋友相助·朋友學問比我強·不但於事可以領益·而且使人生出許多疑惑·倒不如沒有的好·反把己已帶累壞了·這種朋友·過則勿憚改·過是過·改是改·憚·

過則勿憚改·



國政事。告知外方的人。難道是夫子去求他。說知。抑或是那國君自己。要與外人。說知。到底是什麼。說知。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是和氣。良是爽直。恭是恭敬。儉是儉樸。讓是謙虛。得是得聞政事。異是不同。

解這也。疑得有理。只是指國夫子。看得太淺了。一國政事。原是夫子去求來的。是

五樣是從聖人。這衛又爽直出來。這貌又恭敬。服飾又儉樸。言語又謙虛。這

是發服。自然要將國中政事。講說夫子。因此得知。這心教。夫子的道。既

是發服。自然要將國中政事。講說夫子。因此得知。這心教。夫子的道。既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志是志向。行是行事。志是法度。行是志是志向。行是行事。志是法度。行是

解。孔好說。凡來能成材。當父親在世時。及至父親去世。那時又看他志

行事如何。如果行事甚好。自然能保守家業。自己做了主。須是在父親方

幾去世。做兒子的人。豈忍因父親去世。就要自己做了主。須是在父親方

孝。服闕後。所有家中大小事務。一切更變。這父親在世時。不敢就改。更

到三年後。再說。這塊是真有愛父親的心。可以算得個孝子了。若說

得自由的光景。就是改得狠是也。未免有虧於孝。論語話解 卷一 七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古先帝王，這是治道。美是好。小大是小事大事。由是從。

解：有子說：君臣的規矩，父子有父子的心，自然的道理，夫婦有夫婦的規矩，定下這規矩來，不是要勉強人的，是要大家相親相敬，把和氣看得貴重的意思。教人所

以古來帝王，許多治道，都是用這個道理最好。無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解：既長大事小事，都要有禮。這個禮，再沒有不行的了。但是世間，也

大家就講和氣罷了。他又這許多禮法，向來他這不是多事，不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是靠近。去聲。O信是信實。近是合。義是事理。因是得然聚會。失是錯

是常欠倚靠。宗

解：有子說：凡與人相約，原要信實。但也要自然可以照辦。若不顧義理，如何

只是隨口應承，將來到行不去時，又要照對，必至背理。後奈何？只得







來的一層引出一層。你想，只要人自去領悟。我所告負富的話。是說在前已往的。這理。你因此想，到這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意思。是說又是磨我引出來的書。像到這樣人。說前便了能知。去讀古人的書。再按有講不。透透的了能知。

解得孔子就是聽人言語。惟若不是自己胸中道理透熟。如何知他說的是與不知。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事，德是德行。北辰是

居北極星  
共是向  
所是所在

解孔子只說一個治天下無數的百姓。若厚靠許多法令。有天下而治得地跟

仁・義・禮・智・信五德。是更有德行發根本。自己既有仁義的德行，所行的政事，都是從這五德出來。那天下百姓也都有良心，看見天子這樣仁義，不知不覺地都歸順他。

（孟子）

覺之自然都化爲他感動。所以古來帝王不憚他一人之言中修德的北極星。九曜的百神都化爲他感動。沒有來帝王不憚他一人之言中修德的北極星。九曜成年守生所行不動用。那智巧去靈路大。又用刑罰。請去脅制人一般。費若自己投有進行。只用。那智巧去靈路大。又用刑罰。請去脅制人一般。費盡氣力。充瘡人心不服。豈不是徒勞無功呢。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一言是一句。戴是蓋。思是心思。

解

孔子說：古人傳下的詩，共有三百篇，都有義理。但中間有一句最要緊的，可以通鑑三百篇，是那一句，就是要用心熟讀。

三思無益中——句說，凡人或說事，不由邪正而進，非從正的意見上發出來的人，常如此用心，熱誠生個羨慕的心，一見他說歹的，就要生個差和的心，再沒有一句一點不是，把三百篇義理都說盡了底。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耳道音導政令齊是齊一。○通是引導刑是先是

幸免·取  
是差·

解孔子說：「大凡治民的立許多政令，原要引導百姓爲善，無一人心不齊，有責從的，也有不肯從的，只須用刑罰去懲治他，使他齊一，百姓怕。」

受刑罰。沒奈何。把那做歹事的心。隱藏起來。希圖幸免。其實滿堂冤獄。還想飲歹事快活。並沒有一點羞慚。像這樣治民的。何嘗不盡心。實心。民心化然了。也是枉然了。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 德是德行 · 禮是禮法  
· 格是變到好處 ·

解這等看起來去引。可見治民的。要將良行。做根本。不是一己私樣才識行。有。的。也有低的。一風俗有厚的。也有薄的。行。須要定個渣法。教他們遵守。的。民。心。方得齊一。自然都會知。單差情。而且越等民。好。如何做得。到極好。死。這。說。算得真能治民的了。若單靠政令。刑罰去治民。好。如何做得。到極好。死。這。說。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解孔子說大學的時候……起個先要立定志氣，學聖人，想聖人，我也只是十五歲向人，他就能如此好法，我只怕不肯立志，豈有學不到的？志向既定，從此心心念念，都在這學上，再沒有得改移的了……志

解我從十五歲以後，雖立定志向，究竟沒把這股怨望，學到三十歲時候，還上不肯百怪，可喜可惡的事，都不能搖動分毫了。但於期微真妙處，還不能無疑。或再學的事，到了四十歲，却天下事物，無處大小處，纔行得去。某樣是行不去，心裏了然分明。如辨黑白一般，再沒有半點疑惑了。

五十而知天命。

解萬事萬物皆有理。不曉得根脈所在。吾人知得盡。我學到五十歲。纔知這事物的道理。根脈都從天出。在天理時。時在事物中。流行就懷有命令。分付的一般。天命。不只是子孫的富貴。貧賤。是由天命。就裏的仁義禮智。都由天命。不知但子孫富貴。貧賤。大節目是有天命。就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解我從知天命後一舉便已明白。就是那理越發爛熟。到了六十歲時。無一

到耳中。都能悟出至理。心與理合為一體。並不必用心去思索。恰又學法度。後有一毫過差。自十五歲以後。學了幾十年。用了多少功。焉知後日不還有差錯了。只好一輩子學到底罷了。只好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名何忌

解魯國有三家公族。孟孫氏有個孟懿子。季孫氏有季孫氏。這三家世為大夫。代代

到幾子處。便不孝。幸再沒有不順的。懿子問言。孝是順德。也就不再問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樊遲是孔子學生。名須

解孔子見懿子樊遲。正為孔子御車。孔子因告他說。也不便再說。我問車

什麼。孔子答道。不順。樊遲問。因問道。夫子說孝不可不順。當父母在生時。要盡孝。到後來。春秋祭。祭也。都要合禮。死了。如父母是長大夫。應盡用

大夫禮葬。子又是大夫。禮葬。用大夫禮葬。祭。這是一定的法度。過一點不得。過了一點。便不大理。天下那有不順理的孝子。就說他本心算不得孝子了。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

解。本來無所不至。兒子武伯。自幼至長。那一件孝道。替孔子操心。父母要子的事。心。

然操心。還可以從容打算。那父母的憂。苦楚。是兒子身上的病痛。盡了。是父母心裏最害怕的病。出來。累我父母。憂。切。飲食起居。都要小心謹慎。怕易。易。心。裏的病。有千般百樣。即如世上那些海。色。財。氣。的事。還容易調治。那心裏的病。一件。不是病。百樣。即如世上那些海。色。財。氣。的事。還容易調治。那心裏的病。一件。不是病。既除。身病自然也少。這纔是能體諒父母。愛我的病。恨我的心。事。可以算得孝子。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別。列。反。O。子游。姓。言。名。

解。孝。孝。見。人。子。也。問。孝。道。生。子。說。父。母。年。老。一。要。靠。兒。子。奉。養。所。以。如。今。

不但。是。能。養。還。要。能。敬。且。莫。說。那。鄉。村。愚。民。沒。有。不。供。養。父。母。的。就。到。了。大。局。那。樣。無。知。大。也。會。趕。逐。供。人。酒。肴。一。局。也。會。幫。事。代。人。奔。走。發。重。父。母。就。同。那。犬。馬。替。人。効。力。一。樣。還。有。什。麼。分。別。如。何。便。算。得。孝。

子張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兄。O先生是父。兄。O先生是父。

解：何處發見孔子。又問孝道。孔子說：孝要有愛敬父母的心。這真心從

不是外面裝點得來的。所以最難。這心裏的十分盡頭。又從天性上發在顏

孝子天性極厚。愛是真敬。敬是真愛。我十分盡頭。又從天性上發在顏

面上。今人講孝弟。不過是有一團和氣。父母看見。自然滿心喜歡。這纔算得真孝。好

飯。說這樣就盡了孝道。未免把孝道看得太簡了。

姓顏字子淵。私是私居。

解：將所說的道理。再發明一番。學生有不明白的。必然再問。我曰：

就曉得他不用心的。他是一言一動。也都發顯我說的道理。一說便都懂得。我

能看得他上死。如何。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一七

一七

解有說。各天生人財。百穀不同。可比那做成的器皿。有大有小。有竊

小。我這人。沒有不備。論的財具。好壞。或清濁的器皿。沒不備。小

口的器皿。洗不得手。一般。所以君子又換做這器皿。是說他才德俱全。

事事都通得去。要學君子。須先學他的德行。德行既備。才具自然會

生。若學得他的才具。如勾學得盡死。

###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解子貢問孔子。要學君子。要如怎樣算得君子呢。孔子說道。君子不是空說得

就。雖然君子一般。其實身上並未行得一件。這種能說不能行。如

做得到。君子呢。你如果要做君子。須將那仁義道德的話。先在身上

着實行去。行得透了。與那空想所行的。事上說出來。教人佩服我的。品行。自然

化得我好。這真可以算得君子了。並且

###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解孔子說。天下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的小人。待人好。小人。待人不好。從心裏

的時候。君子待人好。是普遍都好。見得天下人。若是同類。人

的親疏。君子一概要盡心。後有一箇不當愛的人。若是非作歹的人

片。就是至親。也不能袒護。只是偏袒着公義。如何還顧得私情。這全是一

富貴。富貴到手。大家同樂。只是不與他同樂的。就是世上貧人。也如

眼。那窮。定要拔去。幾快錢。那裏還管他是公非公。這全是世上貧人。也如



平曰：最好的同鄉，所以小人爭奪奪利，與真不得的，也都  
會自招殘害。所以小人爭奪奪利，與真不得的，也都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解用心思想。人凡能有益一事，是學有古人留下的法度，不亂學了。又要自己用心思想，幾人能得益？若是單有古人留下的法度，不亂學了，又要自己用心思想，不去尋那古人的法度，就想出許多道理來，却是疑難的，自己有用心思想，不去尋那古人的法度，就想出許多道理來，却是疑難的，自己有

裏不安穩，如何靠得住！所以會做工夫的人，學思兩箇字，少了一篇不得的。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是用功。端是別致。

解孔子說法。天地間只有一箇道。就只教有一箇教人。要學道。必須守定聖學。這道。天地間不無。如今人竟有把聖教丟開。另外別立一教。與這道。異端。就是世上看見他的教。說新奇。往往被他的惑。殊不知異端的教。不是。盡惑人心。敗壞風俗。為害不淺的。若從了他的教。用功去學。越學越入邪道。豈不是自己害自己麼。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音段。女音段。由是乳。

子路  
義  
●  
華

解由迷惑。素性好義，遇知，不曉得的事，偏要強說，講得孔子因教訓他道：「下事理，就是無窮無盡，就是聖人也不知道，這樣人，你若要求知天下事理，已知的，就叫做知，不知道的，就叫做不知。」



都是取巧。賴了百姓的好處，心裏一百個心裏，所以又這他，爲君的激用，正這。會數不厭死，但邪用的人，正直的，雖然這，然愛他，會李，卻不會李。人君，是用人。錯了人。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解忠厚子

受在上的這等教訓。大家你勸我。我勸你。不知不覺的。就勉勵起來了。這都是自然的功。效。不是勉強使他勉勵的。只要在上的。就勉勵起來了。推求了。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爲政是爲國政，施是推，有政是有家政。

解魯定公初年。孔子行在陳。不出仕。或人問孔子。曰。夫子常想行。適。知

道。人。要。行。道。不。必。定。要。做。官。王。爵。貴。官。陳。說。他。能。孝。順。父。母。事。就。也。不。能。友

愛。兄。弟。又。將。這。孝。友。的。心。推。愛。一。家。的。人。事。叫。做。政。家。事。也。可。以。化

為。政。何。必。定。要。做。官。治。家。事。也。何。嘗。不。是。中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輶。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反觀五音

月。大車是牛車。輶是駕馬的出轅。

解孔子說。凡與人往來。第一要有信實。若人說他才具可取。我

知道他可取。在那裏。就有牛馬。如何行得動呢。人若無信。還他有多少

才具。一刻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周朝歷代。因是仍舊。損是益。益

是終

解好。張。好。奇。問。孔。子。這。人。都。說。聖。人。能。預。知。若。果。然。前。知。不。但。曉。得。一。世

軋。如。君。是。臣。繼。父。前。是。子。親。只。是。看。得。遠。理。這。叫。做。三。綱。上。排。去。心。上。的。天。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鬼是鬼神。諂是諂媚。

解孔子說。鬼神本應該祭祀。但人有當祭的。有不當祭的。也須分別。

遇得去。此外當祭的鬼神。都是出於誠心。若我應該祭的鬼神。或是我感他的恩義。這些祭祀。也都是出於誠心。若我應該祭的鬼神。或是我

見義不爲無勇也。

解人要勇往。幾能做事。事有當做的。有不當做的。不當做的。及至叫他去做。他

却又不肯。又發怕。這是不肯向前。這是什麼緣故。無非因爲人家了重。這人怕得事呢。

## 論語話解卷二

入僧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 庚

解古來作樂。有歌必有舞。即舞人的行列。叫做佾。天子用八佾。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三佾。季氏是魯國大夫。世代專權。不守

這便是他家中作樂。竟用八佾舞。定來。孔子因說。衛君臣大夫一定。竟用佾。這是在家庭內舞。忘了自己的分位。可恨。他心裏不知。有天下還有何事。不可知。魯君哩。像這樣分明。背了自己的分位。都可忍心。覺得。不知。有天下還有何事。不可知。心真不能開了。那存。

魯君哩。像這樣分明背理的事，都可以忍心做得。天下還有何事不可忍？

心去真不礙可呢。了那存。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祭·穆·穆·是·肅·肅·

解魯有三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世爲大夫。季氏景伯的詩。邾孟叔兩家。邾三家與祭也。邾莒橫。他見周頌上有非詩一篇。是周天子祭祀的詩。

記的時候……也都莫歌這雍詩。不但禮法不該。孔子因說道：「這雍詩是天子祭社用的。」三家如何用得？

對·雍詩說相雉辟公·見說來助天子祭祀的·都是列國諸侯·又說天子穆·是說天子主祭時·雍·容我極其肅靜·如今三家廟堂助祭的·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既後有諸侯主祭。又不是天的子。那雍詩上說的。真也全不相干。他定要毀這詩。還是取的什麼死。豈不白叫人笑話。

解。孔子說。人固定。出畫法去約束他。叫他忍怕。這是萬事的根本。聖人養成樂律。去調和他。

其實禮中藏節。是天理上自然有的次序。樂中音韻是天理上自然生的。裏何等故。節。就是曉得些儀節。沒有禮的根。如何還講得禮。沒有樂的根。如何講得樂。死。可見失了心上的。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政是魯國人。奢是奢華。儉是儉樸。易是弄儀。戚是哀痛。

解。林放見當時的人。一切禮節。盡講虛文。心裏覺得不是如此。講法。因

是因見孔子問禮的。根本何在大。孔子見他曉得務本心。事。不是如此。講法。因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是外番。諸夏。是中國諸侯。亡是沒有。

解 孔子見當時諸侯。僭用天子的禮。因說道。君尊臣卑。這箇分位。是天生成。不講究禮儀。一點不得。不但從古以來。不能改移。就是那外國番邦。夫他不敢違。禮也。却知道。有箇君長。何不悖如今中國這些諸侯大夫。竟如沒下。君長一般。豈不可數。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是孔子發。與平。魯求。○就是祭名。嗚呼是歎氣的話頭。冉有

解 魯國有箇泰山。在五岳裏。算最尊的。本是天子祭的。因在魯國界內。魯國君也可以祭。季氏是魯國大夫。他也要同魯君一樣。去祭泰山。氏。要祭泰山。這是大錯。魯國大夫。祭止他。聞此事。因向冉有說道。季氏主意已定。是不能較止的。孔子與冉有這話。知禮不成。因歎口氣說道。嗚呼。難道說泰山這樣神明。反不如林放。知禮不成。那林放只是魯國一箇人。向且知禮。豈不反笑得季氏。明嗎。豈受那無禮的祭祀。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下是下堂。飲下是罰筵。

解 孔子說。如今人。都愛爭勝。或爭名。或爭利。或爭功。或爭能。後人一件不是。要爭的。惟有君子。這般人。他只在自已身上用功。從不與人較長。論那些名利。功。能的事。他全不勝。的時候上。除非是下射一事。有定射時。大家齊讓一同中方。這原是不必讓人的。但習射也有射禮。後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名。杞是夏後。宋是殷後。禮是舊禮。文是書。稱。獻是賢人。

解。孔子說。但聖人作禮。就有深意。要合古今通變。都能曉得。我平日學

若沒有證據。不復曉得詳細。因想杞國是夏朝之後裔。故有夏禮。雖知他有的夏禮不全。不能做得證據。又夏朝之後裔。故有殷禮。雖知他有的殷禮不全。也不能做得證據。這都由于系後。以致書籍殘缺。賢人稀少。故不能做得證據。若是書籍略備。賢人尚多。我就能取他後遺證據。將來集成一書。也可指示達流傳。何至聽他絕段呢。真是可惜了。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解。古詩天子。都是從諸侯起。立始祖廟。又推始祖以前。又都是上古的天子後

因。每年有在大廟中。特賜魯國用天子禮。所以始祖廟。也叫禘祭。周朝成王。因說道。這禘祭。是舊大禮。必須有十分誠敬的心。纔能誠敬往去觀禮。祭時候。先用鬱草和酒灌地。降神。那時魯國君臣。頗有誠敬的意思。初覺得可觀。我因禘祭是個大禮。文更整。那誠敬的心。漸漸光景。覺得無味。也就不愛看了。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是看視

解或人問孔子重孝的心。要報答根本。所以從祖父推到始祖。又從始祖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聲與去

凡此諸祭，祭祀就緒先時明在上必敷。什簋爵周明在上一般。祭宗與子孫，神是一也。  
氣施傳曰：鬼子孫果有孝心，幸然去惡慕德，其誠只爲動祖宗已往的靈氣，所以如  
神在。至是道理說我當祭的時節，或有誠心在這外理，不能自己來祭，所以如  
別聖人代祭，誠心裏無私得抱祭，豈是別人能做得我的呢？一般。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鬼，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王孫賈是衛國大夫。媚是奉承。鬼是西南角。竈是竈神。禱是禱告。

也。王孫賈是衛國大夫。媚是奉承。與是

解中古來大夫祭五祀·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又有一虞·季夏祀中霤·在

屋西南角。這是敬神的地方。如要祭廟時候。先在廟旁設祭。又迎神到廟。再祭五祀。都是如此。王孫賈是衛國大夫。先在廟旁設祭。又迎神附他。想祭孔子也來趨附他。因問孔子這意思。是說這是夏命用的。豈可去奉承舊神。這話怎麼講呢。孔子道。外人的意思。是說這是夏命用的。孔子若想做官。去求衛君。與是些位來用事。孔子可道他是這一個意思。便正色答道。這話說得不是。據我看來。不但舊神不可奉承。就是上天。等侍上天動怒。降下罪罰時。無端奉承舊神與神。都不就辦了。又往鄰裏去。又往鄰裏去。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解孔子說。古來禮制。到周朝纔算大備。當初周先王制禮時。先仿照夏朝殷朝的禮制。將他改傾底本。又加當其時。有如今時不相宜的。再

乎移改。有從前未想到的。再加添補。與舊禮盡善。所以文起來。盡制是從周朝。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解魯國有大廟。祭給祖國公。誰說鄒人由出仕時。到廟中助祭。每事必問。每事必問。或人笑孔子道。誰說鄒人由出仕時。到廟中助祭。每事必問。每事必問。

事必問。或人笑孔子道。誰說鄒人由出仕時。到廟中助祭。每事必問。每事必問。

事必問。或人笑孔子道。誰說鄒人由出仕時。到廟中助祭。每事必問。每事必問。

事必問。或人笑孔子道。誰說鄒人由出仕時。到廟中助祭。每事必問。每事必問。

事必問。或人笑孔子道。誰說鄒人由出仕時。到廟中助祭。每事必問。每事必問。

事必問。或人笑孔子道。誰說鄒人由出仕時。到廟中助祭。每事必問。每事必問。

子曰。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此。這。不是小心恭敬處。這原應說如。此。這。不是小心恭敬處。這原應說如。

解。

孔子說。凡人學射。內心要正。外體要直。纔能得中。爲主。不必教人習射。纔

是因人的力量。強弱等級不同。只要大家。有。時。常。用。兵。相。爭。平。日。學。射。不。主。皮。理。定。要。穿。透。皮。革。天。下。何。時。才。得。太。平。呢。竟。成。了。古。時。的。道。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禮。去。反。起。昔。反。告。許。氣。

反。餼。羊。是。生。羊。愛。是。惜。日。

解。

古時天子。到冬季時候。把來年十二月大建小建。定成曆書。頒與諸

書。每個月照舊。還。預。備。生。羊。一。隻。國。從。文。公。以。後。朔。不。破。事。急。留。下。不。出。來。告。朔。是。無。益。的。意。思。是。因。告。朔。事。不。行。想。要。裁。去。這。羊。不。如。裁。去。其。無。益。去。這。羊。說。

又與國家何益。不過是愛惜這羊。所見未免大小了。據我看來。這羊

也行此禮。這隻羊究竟還是告朔預備的羊。留得這羊在。那告朔名目。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解孔子說。我平日事君。只守定爲臣一轍。何等尊重。一毫不得。就虧失了。才能

道外人不知。說我守禮太過。似乎諸端殊不知諸端。是想要人君喜歡。這雨邊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公

宋·名

解。定公因魯國君臣不相安。問孔子。爲君的使用臣下。固然要與他齊德。若

臣。我治國保民。就如何。我心裏手裏的氣節。如何可以。我靠這些臣子替

小臣。我心上。要盡忠相告。新不肯一毫輕慢。心願難盡。須要思量。爲臣

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O。經是最

解。孔子說。人要學詩。是調理性情工夫。夫得人。情有哀。有樂。這是自然的。但怕

氣要調。理得恰好。也。須是有詩。詩上最好的。頭一篇是關雎。關雎說文

王雎。化由家及國也。新是有詩。詩上最好的。頭一篇是關雎。關雎說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是聲馭反夫。好去聲。語三歸反。對韻

塞門是屏風。邦君是誥侯。樹是立。

解人。仲指齊桓公。能因說遣。諸侯從。興起霸業。也算不小了。若論他的器量。

運未免覺得小些。孔子意思。因為管仲只想得立功。因問道。管仲有這霸道。不謀王道。這是他器量小。或人不能得。

樸大功怎麼說他小舜。想是他平日用度。太省儉了一些。孔子道。管仲家中有個三歸壘。極其華麗。他的家臣。每事各設一官。從沒有兼代

傲的。又如說得省儉死。或人又說管仲既不是知禮的。嗎。說是必然不肯奢。卻又不十分省儉。這樣說。那管仲可不

知造。須先曉得上下分位。卽如諸侯。是一國的君。他家中也設立屏風。是寔寔隔內外。使臣下少發的意思。管仲並非國君。他家中也設立屏風。

酒屏風。仍。諸侯與諸侯和好。這叫做反坫。是尊殺國君。使他安達的意思。管

仲家中。並非有兩君相會。他卻也有反垢。這樣都算得知道。還有誰人是不知盡的死。像

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語去聲・大音素・從音繁・〇大師是樂官長・  
 余是合索・從是故開・猶是和順・嚴是分明・  
 總是起實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儼如也繹如也  
以成籍是合聲大音秦從音繁○大師是樂官長○總是捷利  
解辭國籍餘樂音也就發聲○孔子以一日與大師論樂因說道是從天出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又相難修正。此崇  
通理難求。正。此崇  
合聚一般。樂。這是  
起聚一般。樂。這是  
有參差。就調。天的  
有參差。就調。天的  
要自始至終。抑揚  
這是聲如。有這裁  
又相難修正。此崇  
通理難求。正。此崇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謂見之見者。聽之從者。皆去聲。

是男子美稱。○二子。是守界口的小官。○喪。是失了官位。○木鐸。木心的搖鈴。○子

解孔子因魯國不能行道，遂離開魯國，到了衛國蒧邑地方，有本處的封人來請見。孔子從行的門生，問他來意。封人道：「我平日景敬的君子。」

見。凡有君子來到此地，所以我要求見。那些君子都肯肯見了。孔子不覺得出來對這些門生說：諸位何愁夫子失了官位呢？據我看來，天生夫子不比尋常人，是特出生來救世的人。如今天下無道，竟得欠了天生夫子，不是夫子兒這樣人，如何教得轉來？譬如國君要教導百姓的人，也要用夫子做個師長，替他傳話。如果天意要救這天下萬百姓的人，也要用夫子做個。接替他，替上天廣傳教化，豈有聽他久間的道理？諸位儘可以放心罷。後來孔子越不得用似乎，箴封人說話不給充亮孔子的教化，就傳萬世。箴封人的眼力，真是不錯的了。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解軋子說形。

古來帝王必作樂章。意召天地和氣。即樂  
容。詠是慕。寫帝王功德。歷代皆有樂章。惟  
有帝舜所作。的龍

比崇武王所作大武樂。因這雨朝的功德最盛。所以耶樂中舜調形容。至爲極盛。却可以算得盡美了。但舜是傾生知的聖人。又選唐

是堯舜位與他。他的功德。都是出於自然。並不消費力。所以那認崇堯是太和元氣。好到極處。不但盡美。又且盡善。武王是聖人。不及舜。

武崇也。又就帶些發揚威狂的氣象。一生功績。都是費力做成。所以大生知。也就帶些發揚威狂的氣象。一生功績。都是費力做成。所以

善·可·見·是·古·今·第·一·樂·  
後·人·再·不·能·比·他·了·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孔子說：「大凡觀人，須要從事上看。觀人做事，又要先從根本上看。凡事都有個根本，譬如居上位，無論他政事如何，都是為保民起見。」

又要有人行禮的心。無端敬如何。若心裏先不寬仁。却政事便無足觀了。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解孔子說：「大凡觀人，須要從事上看。觀人做事，又要先從根本上看。凡事都有個根本，即如居上位，無論他政事如何，都是為保民起見。」

又要有人行。仁的心。無。論。儀。節。如。何。都。是。爲。待。客。起。見。那。政。事。便。無。足。觀。了。心。

無·假·若·都·那·或·人·喪·事·  
論·個·心·是·我·要·有·悲·哀·心·  
平·信·何·一·若·心·裏·先·不·恭·敬·  
如·何·一·都·是·為·送·死·起·見·  
假·個·根·本·一·若·心·裏·

先不惹哀。這人。一我就觀他的好處。又從何處去觀呢。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去聲。仁是仁厚。焉爲處反。擇是選。知去聲。○里是村。

識有見

解孔子說：風俗到處不同，不但一國有一國的风俗，就是一家中子弟，自幼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解。孔子說。人心生來本善。如何會有惡。只因衆人。把後來的私欲蒙蔽了。他有的天理。雖爲私欲蒙蔽。根子依舊在。只消天理不肯立志。便不能復得轉來。若果真立了志願。定要依循道在人。只消天理不肯立志。便不以私欲蒙蔽他。不得。從此下手用功。雖不能就做到仁者地步。那爲惡的心事。已是斷沒有了。可見人是本來無惡。何苦定要做個惡人呢。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乎成名。惡乎成名。惡乎成名。

是惡了仁。成名是成君子之名。去仁是離了仁。成名是成君子之名。

解。孔子說。人入於貧賤富貴。人人都是厭惡貧賤。若竟不處當富貴。就得了他處。就得了。他也不能去。必先打發富貴。這不是君子之情。方纔保得住在這裏。

子。不爲外面事。若他像衆人一樣。貪求富貴了。厭惡貧賤。那就出。不仁的事。來。那就名爲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是偶然離開。造次是慌忙。顛沛是顛倒。

解。君子一心專在仁上。不但富貴貧賤兩閒。搖動他不得。他平時在閑。



人若是遇此窮理一類真君子。遇此刻薄之徒。這與小人一個上。自然是不仁了。  
若是遇此寬厚一類真君子。遇此刻薄之徒。這也是從仁心上發覺出來。不仁了。  
他的過失。便可知他的小過失。如也不能捉為好人的好處。可見人若肯用力去  
尋仁。就便有些小過失。也不失為好人。切莫把爲仁的志氣放倒了。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解脫超俗道。理心全付與他。性人照達。一輩子上指法。便遇異境。歲不辜負天地生靈。我勘大道。就有聖賢受切誨訓。尋常人因為私欲蒙蔽了本心量。竟不知道什麼。不得人。當下轉來。志願融公贊道。全行是。微時時教訓的語。著實有。了這一日。就是不是今晚便死。豈不狂然了。不然就活到百歲。只是虛度一生。豈不枉然了。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解嘲道：「我與天下俗人不同。但我要做這讀書人裏先，須打掃乾淨，自然又要穿衣，戴下四民人。」

齊人身上穿的不好，就怕人笑。口裏吃的不好，又怕人笑。又怕人笑，又值不得錢，心空用在衣食上，還怕人笑，是俗人見。這種見識卑陋的人，還值不得錢，是挂名，其實就與市井俗人一樣了。不得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牆。必二。反。

解孔子道。天下事最怕先有成見。有許多成見。不預先存個心。猶中生生禍。不預先存個定見。如此的心。也預先存個不肯如此的心。義當做必做。不該陰差。肆妻子也阻。事理如何。就依著義上行去。義當做必做。不該陰差。肆妻子也阻。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解。孔子說。不患無主。要謀經濟。爵位是不可少的。但有位無位。這由在

事。反不。如無位。可以為。正當趁此間時。要講學問。知已也。不可少的。誤

但知與不知。這由在人。平日切實用功。求自家學問。長進。想我後有真

知已。就是沒人知道。終久也不能埋沒的名。上。那些經人誇獎。要自修。全

要靠不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問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金反。唯。上聲。參。是曾子。

解。曾子平日用力。最切實。事事都要出道理。不肯絲毫放過。工夫用

這箇道。用處有千萬樣。參從我學道。也久了。其理都是一講。也多是。一。我

心坎上。疑團盡破。達。不是零碎。成的。唯。孔子見他心裏已經明白。正不必在

再說。說的一貫。是怎麼講。病。曾子在旁邊聽。我們從前把夫子的道。看

得太高。了。所以不懂得。其理只是切己的事。己的心。上。推到天理的心。著

把人已看成一。這叫做。在這裏面了。二字。天下事。再沒有行不定的。忠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會是懂

解孔子只在義上講求，而義利兩路，君子走義一路，小人走利一路，只在義上

利也。有義，我不如安齒乎？困，也。雖得之，就一義居上，豈得遂？也。是見為義，義，利上達。

德焉透？也。所見都是利，推，到極處也有利。君子好義，不但不喜，嫌幹人說，好死歹利，小人是豪

利，也不管人說好說歹，君子求義，只受有義，分作兩段，不顧生死，小人求利，只要有利，也說好說歹，同一是一箇心。

隔子，只是小人用心錄了，不能為。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齊是相等。自是自查點。

• 直

解孔子說：「善言，善行，須要切實用功。」曰：「所行要如用功，能與他相等。」

我平日所說的話。都是不賢的人。看見他許多不善的事。就要心裏自己查點心。

自然有善必爲一。有惡必改。那工夫便日進一日了。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是微諫是勤阻志是意思勞是苦

解孔子說：「不幸父母遇着有了疑失，人子不能不歡泣。只得用義，但諫父母。」

與謀不同。不可直說。須用言語委婉。發他的勸阻。他顏色要和悅。氣息要沈靜。聲音要柔婉。撫要不着父母怒氣。摸可牽父母驕縱。

若見父母有不悅的意思。似乎不肯讓從。又要加倍恭敬。小心伺候。不敢違抗。等父母心悅。再行前法去勸阻。三番五次。父母生氣不依。或打或罵。自己吃了苦。也不敢抱怨。更須盡心孝順。俟有體不替的。自然歡喜。那父母看見兒子如此誠懇。自然會感動。後有體不替的。若是些小過失。子還須求諒。是。切莫輕易冒失。惹得父母厭惡。此法。新穎了幸。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解。孔子說。父母在世。這是為人子最難得的日子。須要時時在父母身邊。不要遠離。這是為人子最難得的日子。出遊。自己不能奉事父母。又惹得父母憂傷。必有一定的地方。這是斷斷不可的。就是不得已。要出遊。也必是在近處。有一封書信去。幾天便可轉回。免得父母盼望。這也還可以安慰父母的心。但燕不如不遊的好了。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如是記念。

解。孔子說。人生第一大福子。是有父母在堂。這個日子。最不可多得的。父母年紀也漸漸老了。想到一年過一年。父母須要把父母的歲數。這時年紀我奉事父母的日子。便一年少一年。一個念頭。想到父母年壽一喜。高興的念頭。自然就在歡喜裏想盡孝道。光陰似箭。一雙過。後悔便不及身。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這是及身。

解孔子說。今人都有口。無幾何事。古時的人。風俗醇厚。言語敦實。

古人說。這一句。不如今人。一句。往往今人說得。作出的事。若是不說。不是。自己身上。得不得。及今人。好高談闊論。只因他心。少。心裏懷着。許多。口裏自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辭上聲。收。○

解孔子說。凡人學問未深。作事不能全無過失。但過失。雖是無心。也。難

是。小意。比。那。放。蕩。的人。還。會。有。過。失。便。少。得。多。了。人。見。識。不。到。倡。然。做。錯。一。兩。件。事。明。不。可。是。才。氣。一。路。去。○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去聲。○前是。口。敏。是。勤。慎。口。

解孔子說。凡人說話。裏。想。我。平。日。說。話。容。易。行。太。速。是。說。書。人。大。病。要。遲。鈍。

些。話。好。心。也。找。了。氣。也。散。了。不。及。須。吃。得。苦。要。勤。快。些。纔。好。所。以。說。子。不。肯。多。言。留。這。些。精。神。氣。力。在。行。事。上。用。功。專。心。致。志。一。刻。裏。不。停。息。自。然。做。到。聖。賢。地。步。如。今。人。都。笑。看。子。口。鈍。專。心。致。志。一。刻。裏。不。

得。君。子。用。心。從。旅。子。用。心。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解孔子說。人要修德。原。是。為。己。不。是。要。人。德。不。孤。立。德。是。人。同。處。有。的。

子游曰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當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類也。

解事

謂言辭不中。則當去。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

# 論語話解卷三

##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反女兒配他。反。是公冶長。是孔子。是女兒。是妻。

妻。去聲。下。

解了。他。說公冶長作人好。有品。有學。可以娶女兒。配他。他從前曾為

人。也。算不得差。等。遂把自已女兒。嫁與他。為妻。可見為妻。這非他的罪行。

陷害。究竟不能理得他的好處。墮。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子的哥哥孟皮。兄是。

南容生。是。

解。孔子又有個學生南容。孔子也看中他。要娶他的才。他不但才貌俱好。

還看國家無道時節。也算得君子。守。因把哥哥的女兒。嫁與他。為妻。

南容是個世家。公冶長是個寒士。他兩人境遇不同。但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生。是。處反。0。衍。是。孔。子。釋。

是這樣人。斯是焉是。

解子這人是魯國人。此人平日極虛心。孔子甚喜歡他。因說子這人。真可以算得自己。

若是魯國沒有許多君子。不能人又何必去取這些好榜樣。做成一個君。也虧得生在這樣地方了。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解子貢這人。究竟何如。惟自己做不成君子。因問道。子這人是好德。

他成了一個器。不是無用的才德。可此夏朝的璉。商朝的璉。是太廟祭社。或黍稷的器具。黍稷本是貴物。又用美玉裝飾。既貴重又華美。充

是。先朝法物。不是尋常容易得見的。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

佞。焉是口才。○雍是孔子學生。姓仲字季弓。

解或有人問孔子。成了。御無用的人。寬厚。可以算得仁者。只可惜不會說話。

才。孔子道。人要有用。須學真才。若學講口才。有何用處。如今有口才。一點真情實意。屢次我如此。不知他的仁。若說他沒有口才。那正是小

說實好真。不要說他的毛病。究竟世上事。總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青生說。仕是做官。孔

解。孔子見漆雕開。問。已有人。可以做官。勸他出仕。漆雕開答道。微官是

人。幾有把握。我從夫子學了許多年。在這個道理上。雖然略見幾分

其。叫他做官。等到自己信得過時。出仕不遲。孔子因漆雕開頗有才

所以志向他高。今人見微賤。如何能去。漆雕開道。古人見高。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是木筏。從好並去聲。與平聲。○將

解。孔子平日志在行道。我想到世間。也不能用了。孔子的心裏感歎。因

海上。莫管世事罷。但是誰肯隨我同去。想來只有你由這個人了。這

孔子因又說道。你由性情果決。心裏喜歡尋思。並不是真要如此。子路聽

我聽了。只未免太勇些人。我有這救世的心。到底幾放。若下義理上。忍

得就去。存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論語集注卷三  
五〇

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亦又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事的人。○就是兵。○是戶口。○百乘是卿大夫家。養馬百乘。○是管。

教也。

解

武伯道。子路爲人。可以得仁。由爲人好勇。最合用兵。武伯道。子路爲人。可以得仁。由爲人好勇。最合用兵。武伯道。子路爲人。可以得仁。由爲人好勇。最合用兵。

是千乘的大國。可以使他整治甲兵。不必精練出色。替國家防禦外患。這是我曉得的。若問他的仁。我就不曉得了。武伯問。身求。為人何如。

以孔子道。與求諸一。邑界不。或難有。百乘的。馬匹。戶口。這是大家。可以。使。

他做個家裏武官又同公的事，孔夫子到公西赤最喜學禮，這上頭不曉得。

子路再求公西赤，卽是孔子尋意的學生。孔子只須贊他的才，

不肯就許他是仁。可見仁是要天理完全。不是輕易說得的。

子真曰女與臣也孰愈璽曰賜也何耶璽曰臣聞一以知十賜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女音彼。下題取。

解

因孔子學生子貢問他道：「顏回與仲子二人，都說不及顏回聰明，孔子見那裏敢望同一樣？」

毫・他是個大聰明人・夫子教訓他・就曉得十分・說便全懂了・自始至終・沒有一



進哩

音汗。與平聲下同。○畫是白日。寢是睡。朽  
音鬱。糞土是糞草和土。朽是塗灰。詩是賁。朽

木頭・如何用刀雕刻得・糞草和土堆成的牆・如何  
塗抹得・亭子既然不可造就・我又何必去責備他呢・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新去

解今我待又說——從前我托實心待人，聽人說的話好，還再看他行事，也就他托實心也好。爲什麼托故呢？那時我托從前待人的心事，我也改變了他，不是我不肯相信，是無奈他的話，是靠不住的。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枋。子曰。枋也慾。焉得剛。申枋是亂好。學生

解見孔子說。人須要剛強。方纔挺得起。行得動。我見過許多人。却幾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解子路發事果勇。他也有聞夫子教訓的話。立時就要去行。不肯片刻躊躇。

又有聞夫子教訓的話。兩事恰在不及一時。力量裏便着急。得便行。惟恐恰

幸苦。勤他稍微從容些。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解子貢問。凡人死後的謚法。是稱贊他生前義行。孔文子人品不拙。他的謚法如何叫做文呢。孔子道。孔文子人品不拙。他也有他的長處。

大凡天資聰敏的人。往往自滿。不肯請教。勸他下問。他覺得厭煩。

是常人的通病。那孔文子天資甚敏。他却不驕。能專心好學。不覺得厭煩。

分位也高。他肯虛心下問。不覺得可恥。他有這兩樣長處。所以謚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

民也義。子產是鄭國大夫公孫氏。行己。是使人

解鄭國有個大夫子產。他少年為相。平日說子產有合君子道望的四件。

一、第一件是事君極其敬慎。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二、第二件是事親極其孝順。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三、第三件是事君極其敬慎。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四、第四件是事親極其孝順。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五、第五件是事君極其敬慎。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六、第六件是事親極其孝順。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七、第七件是事君極其敬慎。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八、第八件是事親極其孝順。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九、第九件是事君極其敬慎。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十、第十件是事親極其孝順。姓歷朝四朝。給於平曰景愛民的號。分凡有盜不致。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名嬰，是齊國大夫。

解。孔子說：「不肖形迹，固往相往，交相起侮，鄰以道致重出許，多錢來日，惟有奔交情，夫是乎。平仲，他交朋友，以嚴善盡情盡意，自始至終，從無嫌隙。然照前，可以做得重。綏有憾矣。」所以能保全情誼，始終如一，從無嫌隙。除了一致，定可以做得重。天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說文：「**臧**，大也。反去聲。○**臧文仲**，是魯大夫。臧孫辰，居是藏。蔡，是

大龜。莖是柱頭斗拱。葉是水草。長是梁上短柱。藻

解者孔子說：「魯國從前有個大夫藏文仲，當時人都稱他見義高明，是自然不知我想知道者第一是見得道理透，世間禍福都要成他不得。」

者死而知其得之知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

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令尹。焉能國政。

大的官名。子文姓國。名穀於菟。

解國最大的官。楚國並設有令尹。子文的顏色。他會三次出仕。都做令尹。也沒有怨悶。

的顏色。必更。告知新令尹。新令尹來接事。一切情事。日微令尹的政事。詳詳人。

事為重。孔子通。子文為官。他先自己辭位。得夫。說與他。這真可以算得。

盡忠了。子張通。子文是忠。但。他平日居心做事。未見得。就是天理。全。

無一點私心。有。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乘子去齊。大夫崔杼。無。齊十乘是四十四。齊君是崔桓。公名光。陳。

解子張又說。從前齊國大夫崔杼。弑了齊莊公。那時有個大夫陳文子。

許多臣子不好。就說同我國大夫崔子一樣。又走到了一國。這許多臣。

如。孔子通。陳文子不肯與歹人共事。只求自己身子乾淨。隨可。不處。

解：常人發得到的，不必都除淨乾淨。孔子這、陳文子的情，只是身上乾淨，他心裏私欲未、都除淨乾淨。就他去國，連掃事，也未見得他是天理，全不爲利害起見，如何處算得上去呢？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夫。〇季文子，是魯國大夫，季文子，他遇事必三番四覆，左思右想，想得幾

解：魯國從前，有個大夫季文子，他遇事必三番四覆，左思右想，想得幾

數，可算得極穩慎的了。想了一回，托是非分得清楚了，然後再期想一

回，若是中到底還有想不去，就有許多私意生出來，到此行事，也就使得

了。亂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解：寧武子，是衛大夫，名

解：孔子說，古國從前有個衛武子，他初出仕時，正當文公在衛，國家有

來成公無道，給於不達，保全成公，同國，這是知巧的武子，一斷不肯做的，

他竟肯做，又據個數遇的人，據世俗人的議論，自然是不知，不知了

其責，他卻知處，人還做得到，他那些愚處，人却做不來，從不來知處，

幸的人，說到極處，那些利害禍福，心裏全不計較，人都美他，有些欺

侮，得這正是他不可及處，若較計禍福利害，心便不誠，如何還

能幸呢？

予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野

匪是。不簡。

斐。是文彩。章。是文章。是後章。我。是志大。

解剛往。

見。是各目。皆。是。要。同。一。能。用。孔。子。傳。道。孔。子。去。衛。在。魯。國。

多。後。章。內。中。頗。有。天。分。高。志。氣。大。不。知。同。家。法。教。學。生。罷。我。家。情。不。

耐。煩。時。多。不。肯。細。心。微。點。他。學。問。難。有。了。文。彩。成。個。片。段。小。但。不。合。中。

正。處。運。多。他。自。己。不。知。道。割。斷。將。來。恰。在。一。邊。成。個。片。段。小。但。不。合。中。

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是古時

解孔子說。是惡人。乎。曰。不。與。惡。人。見。面。就。偶。然。別。處。遇。着。也。不。與。惡。人。

惡。交。他。這。樣。脾。氣。若。人。自。知。愧。悔。其。實。他。並。不。與。人。有。仇。只。因。那。人。特。

。並。不。知。從。前。舊。惡。因。此。人。知。伯。夷。叔。齊。惡。惡。出。於。公。心。人。也。不。敢。恨。

。所以。抱。怨。的。人。也。就。少。了。可。見。若。能。秉。公。惡。惡。出。於。公。心。人。也。不。敢。恨。

予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高魯國人。乞

解。說。微。生。高。是。個。直。人。都。說。他。是。個。真。人。有。便。說。他。不。是。真。直。因。說。道。

不。會。轉。轉。微。生。高。家。裏。也。沒。有。微。生。高。卻。不。直。說。沒。有。卻。去。向。鄰。居。討。些。

論語語解

卷三

五七

來給那人喜歡。這種小事，他都要設法得。

子曰：巧言色令足，恭，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

是將人反。某是名。左邱明是古。

解：孔子說：世上有兩種人，最可厭。故一種人言語，故意要說得好聽，這人，即藏在肚裏，不發。外面仍然與那人為友，又一種人，他本心，這是好險的人，左邱明並發這樣人，我也並非要教哄人，想這中取利的意思，他即心腸，就傳竊錢，乘人不覺，偷取財物一般，豈不是大可羞恥的事。如今人，偏愛學這雨種人，自然斷不肯學這兩種人了。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是發勞。是功勞。勞。

解：顏淵季路給孔子聽。子路說：天生許多財物，原給天下人同用，如有以自便心，願人都不取，往往有些須財物，還樂向來情，意都忘了。這許多車馬衣服，我情願與相好的朋友公共使用，就教他用壞了，也不記恨。這是由的志向如何，顏淵這世上好勝的人，往往有二善事，不便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

解 孔子說。不是。舉人都說我天資好。其實我只是好學。肯用力。做到這個地步。

以。只做得。鄉裏老實人。一生忠信。像我一級的人。只因他不如我好學。就

能做到我這數地步。可見人總要好學。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

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南面是君

伯子魯國人。簡是

解 孔子說。何也可。以去得。氣度最好。有人君的模樣。不知孔子取他甚處。又

來說。因問子桑伯子。想起魯國。有個子桑伯子。也是個好人。可以信他。

是個簡省的人。仲弓見孔子。但簡有兩樣。同有一樣人。居心極是謹。因說

事都要照顧周到。到了行事時。卻又簡。豈不是可取處。又有一樣

人。一切都忽略過去。像這樣。都不在意。公事必然大廢弛。也太過於簡省。

些可取。究竟治不得的民。雍說簡。要從教做出。自從煙頭上看這話。說

解語提去。將來若更治民。就照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還是再

解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誰人算得好學。孔子答道。必是那人着實可憐。他

只憐這一人。從不犯過。終氣。發了發在別人身上。定不再犯這毛病。他用功。他立刻便自知了。立刻就改。改了發在別人身上。定不再犯這毛病。他用功。到了這樣地步。真可以算得好學了。可惜他不幸短命。到三十二歲便死了。如今再尋這樣人。就沒有了。自顏回死後。未曾聽見有好學的人了。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法解。十六斗。華是公西赤。使是出差。粟是穀。釜是六斗四升。

解些米穀與他。孔子說。與一釜他。冉有因子華家有老母。須要養贍。孔子說。請孔子送

解。孔子知道了。因說道。赤往齊國去時。我見他騎着肥馬。穿着輕

裘。想來家景。必然寬裕。何處沒有米穀養贍母親呢。我聽見古人說

寬裕的人。凌他的富。就可幫助那窮苦的人。解他的急。不必接濟那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原思是孔子學生

事家臣。九百是米穀的數目。不知論斗論斛。

解孔子爲魯國大夫時。用原思做管事的家臣。孔子與他米穀九百。原思

得的俸祿。分送與沒鄉里鄉黨的人。叫他們沾些光。豈不好麼。何處要

辭呢。這俸祿有一定的法制。多不得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牽利以反。騂是

雜色。牛角端正。角是牛角端正。

解孔子的賢才。就是家世寒微。也不能廢棄不用。譬如祭家用牛。如果

色。本朝向赤。角又端正。豈能說他是犁牛所生不得用。若犁牛生的牛想

要不用。那山川鬼神也。不肯從成個大賢。如所以孔子稱贊他如此。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解孔子說。人心上天理叫做仁。往往容易被私欲蒙蔽。須將私欲去得乾

潔。同用功景泰。他私欲上私欲。全行去淨。竟能三個月不違仁。心不能

斷。到這個地步。就自然有些光景。又忘了。大家。或一日到此。如何能比得

到這個地步。就自然有些光景。又忘了。大家。或一日到此。如何能比得

·同  
魂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是做大夫管政事。藝是多才能。不難。果是有決斷。達是通事理。藝是多才能。

解季康子問有主意人。由可使人地微大決。管政事斷事。孔子道他管政事最可怕。這後  
明事理。康子又問端木賜。賜爲人見可便管得政事。最明事理。孔子道他管政事最可怕。這也不  
不差。康子又問冉求。求爲人見可便管得政事。最明事理。孔子道他管政事最可怕。這也不  
短少。康子又問冉求。求爲人見可便管得政事。最明事理。孔子道他管政事最可怕。這也不  
夫。楚苑。後康子竟不能引薦他三人做大。所以魯國也就衰微了。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同。○閔子騫是孔子學生，名損，費是季氏私邑。宰是邑宰。善是好。復是再求。汶是水名，在齊魯交界。

解季氏有個貴臣。想要用閑子蕘做個邑宰。遣人去召他來。閑子蕘不願意做季氏家臣。因對來人平道。我本不為做官。這費宰我做不來。

就弄到錢水上去。替我好言辭脫。若大夫不准我辭。還要再來召我。我  
再往錢水上去。不在魯國境內住了。我是決意不肯做官的。千萬莫  
我罷。我罷。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疾是病。臍是背。亡是失。姓冉。

解與伯牛有丁病。很利害。孔子聞他病重。便往他家去看病。伯牛尊敬孔子。也

將狀稔病不能好。孔子不哀悲傷。蓋因說道。可惜失去這個人。執着伯牛。故

不命是命。想不道這人。曾有這病。泥。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

同也。韓是竹韻。○是強韻。○陌是吳差韻的。○送。○更。○是愁苦。

●●

解孔子說：「飲的今世上的人，往往在荒僻巷弄內，做家裏十分光景，真是

○慈若不是有學問的人。如自能做到的。真可以算得賢人了。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猶

音設口。中道是半路。處  
是放倒。畫是畫地界。

解事夫子道得，無奈力量不足，熱心不切，這也是無可奈何。孔子說：

學。學到半途。力量用盡。無可奈何。只得放倒。這可說得力不從心。中今幾處未曾盡力去做。竟學得幾分。更要放倒。竟像生面。繪畫了一

地界。自己限定自己。只到這裏便止。再也不敢前進了。如何說得

死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孺。無爲小人儒。女音

解孔子。善知人。心不古。凡讀書人。讀書者。不盡是君子。也。還有小人。有一

種人。爲己。閉戶靜修。只在自己身心上。加功。不管外人說好說歹。也不在心上。用功。只在外面裝飾。希圖別人說好。他滿心全是爲小人。這就叫做小人。從君子這一條路。去。把許多名利的私心。都丟乾淨。是虛假。任憑

養成一個小人。了。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

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滅明是名。從徒反。走。徑是小巷。室是住宅。

解子游。武城是魯國的小邑。子游道。他在武城。只有一個澹臺滅明。他爲人方正。就是快便。也不肯苟且。就是平常行走。就要走正路。那些邪僻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策去聲

之反。魯大夫。名。伐是誇功。奔是









然知仁融。造而得仁人。那就有成就聖人了。若能

解孔子說人却說齊強魯弱。其實齊國非強。魯人心守禮重義。魯人心喜利好功。風俗刁詐。孔子說人却說齊強魯弱。其實齊國非強。魯人心守禮重義。魯人心喜利好功。風俗刁詐。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是稜角。 〇

解孔子說：天下事，有名就更有實。譬如犀角，是犀角名目，凡犀角不成

易理會的事。試問這器。算得死。別的事。算不得。病。這等空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  
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解人患難。願不得自己一身。往往受人詬害。譬如要儼仁者。就應該救。譬如要儼仁者。就應該救。

他也不能推辭了。只得受人下井了。孔子道：「要麼做好人，爲何如此做？法真成個笑話了。」既是君子，定然與惡人是應當做的事，可以使他前住。那些不應當做的事，也不能隨意害得他。若是從人的話下井，可以救他，聽信。那些沒有情理的事，也不能隨意害得自己。這豈肯受他陷害的話？惡人會罵，不從過。何況君子，豈肯受他陷害的話？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畔是離背。

解：孔子曰：君子是學道的人，道體廣大，先要多觀古人文字，講求義理，開拓自己識見，既已博學，又怕經泛，再要約禮去約束他，一言一動，

動，約有個規矩，把身心收斂得，謹嚴，學問方纔切實，像這樣用功，雖未必然盡道的分量，也可以不相離背了。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是衛靈公夫人，矢是發誓，否是不是。

解：孔子到衛國時，衛靈公夫人南子，請孔子相見，孔子因此見他。孔子說：

不但上應當去見的，子路不信，孔子因發誓說道：「我所行惡，我不怕天厭我。」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解：孔子說：「天地只有這一個道理，一點奇特，這叫做中庸，而字，是道理恰好，

壞了，最是難事，少有這兩個字，那德行便久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施法聲。夫音扶。○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解

子貢問。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堯舜其猶病諸。○博是廣。施是施恩。方是方法。濟是救。



味了。聞善不能遷移。便不徙。不徙便越發退了。不善不能更改。便不去。不去便越發多了。真是大可憂愁。我如何能不要愁死。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是閑。申是舒。夭夭是閑和悅。

解孔曰。平時一言一動。自然中道。不用一毫勉強。到閑居無事時。更覺從容。和氣。稍加矜持。又覺果東。別人到閑居時。每多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解孔曰。子思行周公之道。心志未嘗稍懈。周公之道。我平生仰慕。周公一心一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解孔曰。說道是人人當學的。只在這個道上。須先立志。果能立志。志向。事要

守着。莫教失了。從此得一番守。這就是真。真就有此真。就真得力。據

全。人欲盡去。總是天理。這便是仁。真。真就有此真。就真得力。據

道。太。也。怕入化境。這又是學問。真。真就有此真。就真得力。據

算技藝。這些技藝。一樣有用。都是道中應有的。平常用力。稍緩。但字

覺得吃力。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是乾肉。

解孔子說。這是人來當學的。我便無從教他。便要教人說。是。我生平最肯教

乾肉。作一束作黃費禮。名爲束脩。這是最薄的了。我從行這束脩禮。以上的人。沒有一箇不會教訓。這是我平生最薄了。我從行這束脩禮。是得學道。這就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是急。悱是問。

反。發是引。動。復是再告。

解孔子說。我生平最肯教人。但也要擇那可以受教的人。方纔有益。如

要說。心裏通不。若急得。我須要開導他。叫他想得通。或又有口

本不想。又問。我須要開導他。使他說得出。若他心裏

前甚麼。不如不引動了。天下事理無窮。若待一一說知。如何說得盡

角。譬如四方物事。舉了一角。便可以推知。其餘三

角。他不能把。三角來同說。可見他全不用心。就不必再告他。說了這

幾句。是教人的方法。若不同。豈不白費心麼。只管

解孔子說。最遠。見人家有喪。我今日。我人便替他悲傷。與有喪人同坐在

梁中。與人性情中和。哀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吐聲。夫音扶。

解。孔子告顏淵說。人只要有道在身。那外面的遭遇。我都將這道藏起來。所以其寶祿能自足。只是這道。並無分毫加損。人只爲這道不真。

所以其寶祿能自足。只是這道。並無分毫加損。人只爲這道不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百人爲一軍。好去聲。三軍。暴虎是用兵。打虎。二萬五

是生足。選河。

解。子路見孔子。時。贊類淵。心想顏淵若用兵。未必能勝過我。因問。誰可

不違悔。這是粗由武夫。我不肯與他。我所遇的人。皆命向前。至死也

斷成大事。心裏就先去戒懼。不敢一毫自勝。又將取象人的謀略。加以快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是

執持馬鞭。爲人角。士是下士。

解。孔子說。我生平不求富。人都說我是矯情。其實我並非矯情。若知了富

得。無奈富是有命。不是強求得的。人只爲看不透。所以我心所想。如果

就不知富是有命。也。其知富是有命。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解 須要處心裁意。居深一切。內有尤。其謹慎。比乎。寧加倍費。第一件是祭祀。齊戰

二件是出兵交戰。第三件是國家存亡。這是人死的事。須要十分小心。

食湯藥。都要留心。檢點。稍有疏忽。便為害不淺。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解 古時有黃虞帝舜。他作韶樂。是古今最善的。用孔子在齊國時。值齊國不

在。竟到如此好法。真是古今第一了。

冉求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解 衛國公世子蒯聵。因其母夫人南子淫亂。謀殺前子。故南子知覺。蒯

衛國。衛人記說蒯聵得罪。公。不當回國。不許入境。孫時孔子正在

冉子貢進。夫子肯為衛君麼。子貢答疑。不知孔子意中如何。因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為也。

解 子貢入見孔子。心想既在衛國。不便直說衛君。從前狐竹園君。有三

救濟誰是謀國的怕人，不可以受僱他去。說救濟，因不肯孔子道也逃去。國奔，立他何等  
 人來替。孔子道：「這不知是古時起，怕人。」孔子道：「同道，看他得父命重，不救奔，看到  
 得天倫，若不得，這心便不安。他死了，心才安。心安，心裏想亮，亮亮，弟二國  
 求，夫子說：「我是己明，明白若。」夫子是爭國，爲不循說，定了我，不必多疑了出來。  
 生，冉有說：「我是己明，明白若。」夫子是爭國，爲不循說，定了我，不必多疑了出來。

雲。飯符曉反。食音嗣。抗去聲。樂音洛。O飯是吃。疏是粗。食是飯。曲是彎。賊是臂。

解孔子就是窮我生平最好的吃的是粳飯。最樂的是道水。外面的時候。穿著手襪。做枕頭的。這樣坐。只要我開心無愧。在那樂趣也就在裏面了。雪。若是義不當得的。任你怎樣。又怎樣真。在我看來。宣同天上浮雲。一紙。忽起忽落。轉眼成空。如何能感動我。我心中樂趣呢。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解的孔子說……  
 子來聖賢……  
 我從五十歲知天命後，人事、唯有用易、越學越有味道。

軀只恐歲月有限。工夫得不到。若上天肯寬餘我幾年。可保得此身。按  
 軀只恐歲月有限。工夫得不到。若上天肯寬餘我幾年。可保得此身。按  
 軀只恐歲月有限。工夫得不到。若上天肯寬餘我幾年。可保得此身。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韋是

解孔子平日最愛周易。因爲這三條。學詩可以誦。學書可以通達政事。實事。孔子將說與學生聽的。若要用學。這三件少不得的。是切實工夫。孔子將說與學生聽的。若要用學。這三件少不得的。是切實工夫。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是葉公問孔子。如向子路問孔子。兩人如何。子路想孔子道。處高深。在子路

解葉公問孔子。

如向子路問孔子。兩人如何。子路想孔子道。處高深。在子路

通。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上。實了又樂。樂了又憤。日復一日。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解去

解孔子說。人部稱我是生而知之者。其實我並非生來便知。許多道理。如今所

若肯像我這樣去講求。當能知

子不語怪力亂神。

解孔子平日教人的事。事都說。有不肯說的事。一樣是妖怪奇異的事。一

許多邪力。作亂人心。風俗。孔子如何肯說。那人部受惑。聽多了便生

是無形無影的事。見識淺的人。往往

是生迷惑。所以孔子也就不說了。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解孔子說。爲學爲須從師。師是最要緊的。但。若肯留心學問的人。不必定解須受業。諸處都可以得師。就譬如三人行。同行。也必有我師在內。除我不算。外。那兩人。或是善。或是不善。我擇其善的從他。照他樣行。我不善的。我就改他。不照他樣行。善。不善皆與我有益。豈不都是我師麼。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馬又叫做魋。是宋國司馬。

解宋國有個司馬桓魋。姓青凶惡。與中正人爲仇。聽聞孔子將到宋國。他都遣人伏在要路。要害孔子。孔子行至中途。得此信息。從行弟子。都替孔子擔憂。孔子因說道。凡事有天主。桓魋雖然凶惡。其奈我何。孔子得信後。桓魋竟不能害。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

隱是藏。行是行事。與是引導。

解孔子學生。見孔子道藏高深。大家熟學不到。心疑孔子有隱藏不說的。有隱藏不說與你的。我平日教人。最肯盡心。這是不但言語中沒有隱藏。就是行事。我沒有一事不是引導你們諸位的。這是不但言語中沒有隱藏。自然都會知道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解孔子教人要人謹守禮義。循規蹈矩。一件是文。一件是多說善事。博學廣見。一天件是定心向善。保全天性。這四件教人。又是在人心口如一。尤爲緊要。後人把這四件的教。纔要守定。這四件內。定信。又是文行的根本。一。爲緊要。後人把這四件的教。纔要守定。這四件內。定信。又是文行的根本。一。爲緊要。後人把這四件的教。纔要守定。

學得不錯了。自然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登反。約是不足。亡誠爲無。泰是有餘。

解。孔子說事。從古斷不得聖人。雖人是天。只要得見性。有不齊的。君子要學。也到聖人了。不得見了。如今只好學得見。箇有常性。不與君子的才。德。也就好了。聖人學好的。善人。心。上的人。都愛虛靜。在本來無。再發憤做工。就漸漸可虛。學到假箇。無。本。來。世。不足常。久。愛有餘。也就難了。如何。把本性。作善人。死。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弋射食亦反。○綱用大繩連無。○宿是鳥睡。

解孔子釣魚。只用竿釣。不用大網。取水取魚。只用竿釣魚。射鳥。不用大網。射飛鳥。或生或死。射鳥則射飛鳥。或生或死。

向在·未定·善開大鰐瀾水·邪魚就無所逃了·只射飛鳥·鳥或心·或孔  
向在·未定·若射投林宿鳥·邪鳥就無所逃了·這都有害於人

子曰：「死如『何』？」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作是作事。識是記。

解

孔子說。如今人不肯好學。往往事理不知。只是多聞妄作。我從來沒有這

樣。又要來那好的。便他做去。見得多了。一時未必能全行通曉。也可以算得能如此用心。求知自然漸漸明白。了。又

了。又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見賢變反。四字。原本疑有錯簡。應移在與其

提也上。與是善。往是前日。退是退後。善是太遠。

解

魯國有箇互鄉。門人疑孔子不好。無情無理。孔子說。人無論如何。他有一個

作事好。且只許他進來見我。一點好心。並不是許他退後再為不善。這

一見原無妨礙。又何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解

孔子說。如今人不肯求仁。覺得仁難我甚遠。是假不到的事。其實仁

到要求仁一念。便是天理發見。那仁已立刻來了。只是人一念天理。做

論語語解 卷四

自已招亡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黨，巫馬期是孔子學生名。幸，是僥倖。幸是有造化。

解：子答司敗曰：孔子適魯，魯國有昭公，外人都說他知禮，可是知禮麼？我聽見說：君子不黨，要避嫌同姓，改稱吳孟子。同姓不婚，是個大忌。昭公娶吳女爲夫人，是這

錯都犯了。這說他是知禮，更有造化。若有人不知禮，失了人，必知道。將司敗所

說，告知孔子。孔子說：這某有造化，便有造化。昭公是魯君，孔子如何肯向外

人說？使我知改，豈不更有造化麼？他知禮，昭公是魯君，孔子如何肯向外

說一事，自己是爲君避嫌，所以姓只好認了。又不便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解：孔子與人歌詩，若那人歌得甚好，定要使他復歌，如此一事，可見孔子待

人至誠。見善必取，又兼作事從容，已全備了。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解孔子說：此章更難。若只論文章，我莫不可以。但文是空言，如要易上，所

行部與君子一般，我雖步了許多年，却還未曾得此地步呢！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解孔子說：後人妄知能全備，得了神化地步，若說我就是聖人，其次也要天理

當日如此，後有願慕聖人，不但自段，也曾用力去做，這便教。明日也教，

人人如此，後有願慕，如要稱我的爲人，只可以說得這幾罷了。公西華在旁，聽孔子這番話，因說道：夫子如此，自謙，其實夫子所說不厭不

倦，正是弟子們不能學得的，如何學得了呢？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

丘之禱久矣。上下覬覦，反。○疾，病是病重，是地祇。

解孔子病得甚重，子路見孔子，請代禱去神。明孔子說：有這道理麼？

我到一生，竟就業業的，不敢有一點過失。想神明是聰明，也必知道，是我平時久已

禱告過了，何必今日又去禱告呢？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是順，去聲。固是陋，是

解得孔子說。先王定個禮制。就覺得這般器用。都有等級。多不得。也覺得

簡陋。沒文采。將兩個比較起來。像那過分能守住的。勢必至可見上。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是平。戚是憂。是寬。

解孔子說。世上人肯做君子的極少。只因爲君子要守道義。覺得甚苦。

不與人爭。心裏生空闊。少機關。寬舒了這件。又想去爭那件。終日牽

人掛肚。長久都是憂愁。小人樂。所以枉自做個小人。無了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解凡人氣質。各有所偏。惟孔子德性中和。毫無偏倚。又極自然安詳。又

柔交情。合德。俱備。豈能如此。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解周太王甚愛此孫。長泰伯。次仲雍。由季歷。歷傳位與昌。泰伯知道太王的

意思。從同仲雍。託言採桑。一去不同。文王傳位武王。遂。歸國到了天

下。孔子因緣此事說。禮。泰伯真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了。就是周朝天下。由文王興起。還是泰伯讓下的。若泰伯接位。這天下就是泰伯所有。想。要抑天下讓與文王。不但自己肯讓。並勸仲雍司讓。他心裏再三思讓。更辭費說不得。他德行如此。泰伯。真是高到極處了。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思法。故是急切。

解孔子說。為人須要學禮。凡事纔能得中。若不學禮。就是好處。也有勞苦了。謹慎本是好處。若沒有禮。那禮太過。必至謙折節。反成畏怯了。勇往是好處。若沒有禮。那勇往太過。必至驕傲的也要做的。必然會出禍亂了。急切也是好處。若沒有禮。那急切太過。可見禮是了。不可不學。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解凡在上位的人。都稱君子。是百姓的楷模。若君子平日厚待至親。百姓

日後還不忘。百姓看見。也就興起仁愛的心了。從前舊相好的故人。百姓大約要講教化。先從在上位的。即知禮和誼是好。百姓化就不做疏薄的事了。的德行不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扶音扶。啓是開。戰戰是恐懼。說就是謹。小子是門人。謂呼。

解。揭開我。看我的手。可有損傷麼。再揭開底。看我的足。可有損傷麼。

不可一毫傷損。我平日保全身體。都是父母易。就同。薛經上所說。全。

戰的生。懼。兢兢的謹慎。譬如站在深潭邊。生怕墜落。又如走在薄冰

上。害怕陷陷。這種提心弔膽。不敢一疏忽。做了幾十年。直到老

着。真要忘了。曾子一生如此用功。所以做成大賢大孝。人都是父

母所生。若肯像曾子這樣用心。也都能做成賢人孝子了。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蓬豆之事。則有司存。是近並去聲。〇孟敬子是魯大夫名。義。貴

是近依傍。蓬是竹器。豆是木器。有司是管事的人。存是在。

解。曾子有病。甚重。孟敬子來問病。曾子因說道。鳥性無知。到將死時。還有別

與大夫聽着。凡在上位的君子。所貴重的道。有三件。一件是身上。說

動作的容貌。要依傍莊重。一切須遠離開暴慢傲慢的毛病。二件是

面上端正的顏色。要依傍誠實。一切須遠離開虛假變換的毛病。三件是

口裏說出的言語聲氣。要依傍謹慎。一切須遠離開粗俗背謬的先

病。這三件是在上位君子。修身的重要法。爲政的根本上。治國以禮爲先

有學道就要先學這三件。那禮文上用箋用豆。許多要用數目。自有管事的人。在那裏風精。不是在上位君子。所費重的了。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吾友是指顏淵說。

解曾子說：如今人都是自私。還覺得自己比別人好。又怕被人欺負。自己能不自以為能。發怒。還要去問不能的人。這是世人的常情。若有個人。自己還要去問本事少的人。有了學問。後沒有學問一般。這學問充實。像學問窮。犯人已開頭打破。豈能做得。從前我有好友顏淵。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託六尺之孤。命是命令。

解曾子說：君子平日與人無異。一到時事艱難。那才請氣節。便自然輔導幼主。使國家不亡。先將百里政令。寄付與他。他託與他。他可以擔當安樂。若當關係大節的事。他義重如山。無論死生禍福。都不能搖動。真可以算得君子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弘是寬大。毅是堅強。任重是擔當。道是行路。



解孔子說：天下有作亂的人，也有致亂的人。如何是作亂的人？好大舉事，要學舞榭，自稱豪傑，無奈處境貧窮，心懷怨恨，常要起事。

是希望富貴，但今世不仁的人頗多，一時驅除不盡，的人，要懲戒他的，也須留些餘地，使他可以容身，漸漸改化過來，若恨他太過，定要驅逐，人起一個不留，逼得他們無地自容，人定生變，必然致亂了。這兩種人，莫不惡不同，都能生氣，方免得貽害天下，死戒。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解孔子說：人最怕是才無德，無德的人，最易犯兩種毛病，一種是心驕，是器量太小，略有些見解，便要發揚起來，惟恐人不知，這叫驕。一種是他自以為美，才可恃，殊不知德是本，才是末，譬如周公，他美才，好到極處，但使犯了這驕吝毛病，根本上德行已虧，其餘的才藝，也都中看了，何況沒有周公的才，如何靠得住呢？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解孔子說：如今年人，便想受得官受祿，不能久耐貧寒，也都是為富貴起見，許久，他的志向，仍然只在這邊，並不想到真祿。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隱居

解孔子說。再如專心好學。越發知得遠不及。如果真切肯信。這只是守不

定。如果務死守。這便與世有幾分。再能斟酌盡善。如時勢已危。掩

救無才。也不可不入他的境。只就其國勢未危。他若已有亂。自然應當

用賢才。也不可不入他的境。只就其國勢未危。他若已有亂。自然應當

裏自己想。這國家有道。天下若皆無道。用就是終身隱居。也不為忘世。他心

更不可不慮。像這樣。有才有品。真不難為學道的人了。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孔子說。國家立制。官位有高下。職分有大小。既居此位。便有當為

政事。便不與己相干。豈要參預。此反為越分。越分了。君大

夫子。師學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解孔子說。我從前從衛國回到魯國。幸遇着師學。做起樂師來。我與他商美

起來。洋洋乎盈耳。如今師學光景。同想。

子曰。狂而不直。倜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解孔子說。凡人生質不美。由是稟賦太偏。但有短處。他論事由人。譬如

解孔子說。凡人生質不美。由是稟賦太偏。但有短處。他論事由人。譬如

解孔子說。凡人生質不美。由是稟賦太偏。但有短處。他論事由人。譬如



有一長可取的人。若荒狂又不自守。直無知又不柔順。這都是天資極差的人。也還有人天資本已不佳。又要做個弄巧的人。品流不。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解。孔子說。人生學問。是無窮無盡的事。一時緊攥不得。所以好學的人。怕趕不及一般。倘若安心大意。那恐怕精神照顧不到。偶爾疏忽。致有差失的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解。孔子說。古來受禪的帝王。只有舜禹二人。他的處行。真是巍巍萬大分了。必然喜慶。竟把天下讓與他。這真是意外的事。不知在他人有此

仁由義。覺得天下與我若不相關。絕不肯以尊位為榮。這德器量。真是古今少有。可以算得大聖人了。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解。孔子說。堯大德大業。直無從說起。就像天下的一般。不能說得盡。只見他功德量中

作成功業。極其廣大。使天下的人。一舉一動。無一人不得其所。

從德量中發爲文章。極其光明。使中古的世界。禮樂制度。煥然一新。後來爲君的。雖有許多聖人。總不能比堯更好了。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治平聲。亂是。虞是。撥。

治平聲○亂是  
治平聲○亂是

解古來帝王治天下。全靠人才。虞舜時有大臣五人。禹授契皋陶伯益。都是聖人。所以天下大治。

人・郡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還有一人・長王后姜氏・孔子與門人論到此事・

是因說道：古人帝說才難。這話真是不錯。從古人才無過虞舜、五臣是因唐堯、舜位與他兩朝相接，換能有此。自唐虞以後，要算武王。

此時人才最盛。但所說十臣。內有一位。是尋人。其實只有九人而已。豈不是人才難得麼。這人才。雖是武王所有。也是文王培植。那文王已

在位時候・三分天下有了二分・文王不肯伐紂・終身執守臣節・殷  
 殿・這種義行・真是到了極真・所以三代天下・惟周朝傳世最長・

不但人才衆多，也  
還由我徒深厚了。

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

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閱水鏡·體道是

直是錢有・飲食甚菲薄・  
祭祀鬼神時・必定要豐盛・

學。官室甚多。題。到民間。時。常用。節。要。盡。方。開。定。要。善。美。不。備。工。農。以。備。  
然。的。題。理。像。再。這。樣。爲。人。的。就。用。的。就。用。或。真。校。得。漏。縫。可。說。了。都。合。當。

## 論語話解卷五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是

少罕是

解孔子平日教人，只是身外的物事，不教常放在一件裏計用。若時常算人生財利，那義理的心，便漸漸失了。所以孔子不肯多說。至如天命，是上天同受的，但後者難見。若非十分高明的人，不能懂得。仁是人心上的天理，不是全憑甚大錢物少說了。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解魯國有箇鄉村。地名達巷。鄉村內有箇人。姓名不傳。只叫做達巷黨人。他仰慕孔子。說道。大得孔子的學問。只可楷學。員太博。

子專長。可以他或名不尊執不一藝。以我理沒成名。孔子讓問得有理。對門下弟  
子說道：「他說我不執一藝。」究竟神比射容易學些。我還是執射罷了。  
今要專執那一藝好呢？那射箭御車舞是小技。也都可以成名。我  
到底是執射呢？或是執射。究竟神比射容易學些。我還是執射罷了。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

簡。省。是趨時倣。於是恭。儉是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

解孔子說。如今世俗。訂不循古禮。我一人定要從古禮。未免與大眾不

和。也很費事。不如今人用絲絛。但絛布頂用麻。二千四百縷縷成。我也從家  
用他。至在臣拜君。未免緩慢不恭。君臣是人。生大倫。我斷不敢如此  
。如今竟拜在堂上。未免緩慢不恭。君臣是人。生大倫。我斷不敢如此

### 子紹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解。心法皆善。本與聖人同。只因私心所蔽。遂至失了本性。那利欲的事

。不肯虛心觀理。高處是非。却要自逞聰明。出高見。這就是私意  
。既有道意見。就必須謙遜意。見。把未求的事。據高見。這就是私意  
。叫做必。及至事權已過。不見自己的是。却還要固執己見。不肯變化  
。這叫做固。推求病根。只是自己的是。不見別人的是。自己意見化  
。這叫做我。別人意見。就是實人君子。往往也私己的心。這叫做我。此  
四樣毛病。景深景深。就是實人君子。往往也私己的心。這叫做我。此  
同大地。至公無私。所以做成大聖人了。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是魯國地名。與是魯人。

解。魯國有苗陽虎。私似孔子。陽虎爲季氏家臣。肆行暴虐。匡人多受其

害。心懷怨恨。後來陽虎得罪出奔。孔子適行至匡地。匡人欲殺孔子。大

有未清。天如要消滅文章。我雖死的人。亦不曾又與文章有分。若天未清。我雖文章。必不肯令。我雖死。死的人。亦不曾又與文章有分。孔子說。事。天。人。却。不。是。得。虎。從。解。圖。而。去。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與平聲。牢是孔子學生。是官名。姓字張。故。試。是用。藝。解。有。個。太。明。子。貢。道。是。學。方。向。欠。人。應。有。因。此。多。才。能。說。夫。子。貢。道。方。既。有。十。分。之。明。更。多。有。才。能。本。是。上。天。特。為。縱。放。他。的。由。他。一。直。上。去。將。微。聖。人。地。步。又。因。說。道。是。太。宰。也。知。道。我。應。的。我。自。少。年。時。本。是。貧。賤。不。肯。自。居。聖。人。因。說。道。是。太。宰。也。知。道。我。應。的。我。自。少。年。時。本。是。貧。賤。不。切。難。務。都。要。輕。視。所。以。多。能。其。實。所。能。的。我。自。少。年。時。本。是。貧。賤。不。多。能。的。應。他。並。不。必。多。能。又。何。嘗。不。做。成。君。子。所。應。的。門。人。聽。孔。子。這。話。都。是。解。得。孔。子。過。謙。琴。牢。因。說。道。可。見。夫。子。向。來。是。如。此。謙。讓。的。了。問。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鄙夫是粗人。叩是敲。是盡。

解。孔子說。人見我謙辭教人。都說我頗有知識。就是真箇有知識麼。共事打。他。心。裏。空。些。毫。無。主。意。兩。頭。都。到。我。也。定。要。發。動。他。的。心。思。替。他。徹。底。發。達。這。

是我誠心待人處。何曾真有許多知識呢。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去音

解。孔子說。這。帝舜時有鳳鳥來儀。所以天降詩多。晉穆公。如今伏羲時。河中有龍馬

鳥。也就來。未。然。開治。我。平。日。想。去。行。道。心。事。也。只。得。敬。了。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杏。少去聲。

。。O作是起立。

趨是快走。

解。孔子看見人。身穿齊衰孝服的人。或是戴見。雖。然。年。少。必。要。站。立。起。來。或

若是孔子。從這三樣面前走過。也。必。要。快。走。幾。步。甚。麼。故。因。爲。人。家

有喪事。是最可哀的。做官的人。受朝廷爵命。應當敬重。替目的人

親。也不見天地日月。尤。其。可。憐。心。裏。動。了。憐。憫。恭。敬。的。念。頭。的。外。面。容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

末由是無由。是引等。博是開廣。約是約束。是數聲。適是看。循循是慢慢。誘

解。顏淵一日喟然長嘆。說這。我從夫子學道多年。一起初想。去。仰。慕。這。道。入





亦真。孔子答覆。貴的是。我也只好再等。但我固不能耐心等待。卻要先去求不是了。人若不肯出價。我也只好再等。但我固不能耐心等待。卻要先去求不是了。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解陳方輿九夷。有九種。孔子因在中國。不能往。想遷居夷國。或人說

那夷國人民。受了君子教化。自然都會改。若有君子肯去居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是整頓。雅頌是大雅小雅。

解孔子說。古人作樂。都要歌詩。名爲樂章。到後來年代久遠。樂章

漸分。各得其所。不指紊亂。我一向在外。不能行道。須臾有一定的

却段了。正樂一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解孔子說。出外做官。須要奉事公卿大臣。極其恭敬。同入家門。就是家

鄉看禮儀。也不可不謹。飲酒。或遇有宴樂的事。須要有節制。就是

能有一件。我自已掃榻了。到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行。舍是。息是。

解

孔子與門人化。在河上遊玩。見河水通流。可以悟道。因指示門人。往來相接。無礙無礙。以形容。惟有一刻停休。這是天地道體無窮。自然如此。相似。也有這道體。只因私欲主宰。便有間斷。也與天地的氣化一般。洗盡私欲。莫使私毫間斷。私欲私欲。天欲自然流行。也與天地的氣化一般。洗盡私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解

孔子說。如今好色的人。一心專想。在色上。同好的。是。好色是人欲。好德是人心。在德上用。並無十分篤好。無如世上好德的少。就有知道好德的。心。一般真切如此。善天理。重人欲。世風如此。豈不可嘆。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解

孔子說。學問是無窮的。一須要自強不息。修若從此止息。便前功盡棄。山未成一簣。豈由自己。平地止息。才倒了一簣。土。雖山甚遠的。只要肯加功前進。寸積月累。終可成山。是由自己。勇往前進。莫因循自誤了。能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解孔子說：我平日教弟子，無不盡言相告，但弟子們聽我言語，雖有顏回，

我告他的言語，句句都能領悟，辦事都能奉行，自始至終，我所教弟子學多一毫，

只有顏回一人了。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解孔子一日思顏淵，因說道：可惜！這人，別人用功，有發憤的時候，

只聽他有進步，時候，後見他有止息時候，他登進不是，短命，上登不候，我從來

解孔子說：學問是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時便成，若非枯乾不愈，往往後

然，可見學問總要徹底成，倘或終不能終愈，以前發憤，豈不可

惜呢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解孔子說：世人多輕視後生，說他年幼無知，其實後生的人，將來學問

曉通曰。安知不爾。我十年一變。曉。還。仍。然。投。有。爾。道。這。是。不。能。曉。曉。惜。人。也。就。不。能。曉。惜。他。了。虛。度。光。陰。這。一。生。就。誤。了。生。最。難。得。的。時。分。一。生。就。誤。了。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解。亂。子。說。人。有。過。失。須。要。規。勸。他。如。何。能。不。聽。從。呢。但。只。能。使。他。聽。從。一。件。是。最。難。要。解。亂。子。說。人。有。過。失。須。要。規。勸。他。如。何。能。不。聽。從。呢。但。只。能。使。他。聽。從。一。件。是。最。難。要。

不自喜悅。曉。但。只。能。使。他。喜。悅。也。要。他。自。己。會。去。尋。思。改。過。他。如。何。能。不。聽。從。呢。但。只。能。使。他。聽。從。一。件。是。最。難。要。不自喜悅。曉。但。只。能。使。他。喜。悅。也。要。他。自。己。會。去。尋。思。改。過。他。如。何。能。不。聽。從。呢。但。只。能。使。他。聽。從。一。件。是。最。難。要。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解。亂。子。說。天。下。惟。有。志。不。可。奪。其。餘。外。物。都。是。可。奪。的。譬。如。三。軍。之。帥。可。奪。帥。是。何。等。威。風。似。乎。不。可。奪。了。其。實。元。帥。威。風。是。倚。仗。三。軍。的。勇。力。是。靠。人。就。是。後。心。的。匹。夫。那。他。若。立。定。了。志。向。去。任。憑。別。人。多。大。勢。力。終。不。能。奪。得。他。可。見。立。志。是。爲。人。最。要。緊。的。人。了。那。些。風。吹。草。動。便。沒。人。去。奪。去。了。平。生。氣。節。是。無。志。的。人。了。那。些。風。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取者。其由也與。不佞不求。何用不減。

刻是深。慊是寡。茂是忌。

解孔子說：世人都是謀貪重富，看那富貴人，他自己也覺得慊慊，苗苗羨慕，與

窮人不符。他立志高遠，專心求道，也同那穿狐貉皮裘，從不放心的富貴人，裏站在一

真。有兩句說得好：不悅不求，何用不諱。只有仲由，他聽如流，人富貴，

求的心，必起忌心，所為柔弱，必起貪心，這兩句，可藉贊佐由了。

###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解子路見孔子贊他，心中甚喜，將詩經這兩句，又說道：學道的人，已不

還要求知，已能，還要能，不悅不求，四字，何嘗不其得好處，但天

理無窮，這有許多見不到，能盡善也。

###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解孔子說：小人多喜，譬如花卉，一般得君子閑正，就像松柏，一般

死。花齊放，松柏反發，然無色，及至國家危亂時，不候同，那些小人，貪生

得天地間，朝朝暮暮，已彫落，惟松柏長青，不改，人緣不得松柏，就像歲暮

後，彫落，不與那些花齊放。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解

亂事。學問。要明理。理有一分未明。心中便有一分蒙蔽。遇着難

要。私。是非不迷。邪正不亂。中便有一毫蒙蔽。是斷然不惑的。一明理還

過。私。未免憂。有一毫未去。心中便有一分在累。是斷然不憂的。私欲去得淨盡。又富貴不貪

貧。戰不厭。有一毫在累。是斷然不懼的。私欲去得淨盡。又富貴不貪

畏。有一分未足。心中便有一分直怯。是斷然不懼的。私欲去得淨盡。又富貴不貪

聖。又。能。不。懼。了。知。仁。勇。三。德。的。學。問。得。大。成。了。不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這是

經權是荷

解。孔子說。學問。由淺入深。有許多層級。當初學時候。只要求得門徑。善

就。要。上。行。了。但。是。他。還。不。能。運。有。十。分。把。握。久。若。就。要。與。他。站。定。根。若

間。事。物。不。能。接。奉。也。怕。不。能。須。再。加。上。工。夫。理。是。站。定。的。有。根。外

裏。只。守。定。常。行。的。道。理。到。這。用。權。的。時。候。想。與。他。商。量。輕。重。各。有。新。用。適

。除。非。學。到。聖。人。的。地。步。這。權。字。最。不。是。輕。易。說。得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諱

是花名。一名翻香。偏應作更。  
反與翻同。翻翻是搖動。

解古詩上有四句。上兩句道。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說唐棣花開了。因風吹着。翩翩搖動。甚是可愛。下兩句道。豈不爾思。室是鎭而。是因

無不通。怕人聽見說不用。因說道：「人心最難見他，並非會想，心思也必然全不放在心上，這死多少錢的人，思量道理，就是用心，不能切實，自然無用了。」  
 莫自然無用了。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恂反相

拘·拘是老實樣子·下同·便·便是詳細·  
· 0

解孔子在鄉居時候。常與宗族親戚往來。那族中多有父兄長輩。見這些長輩。多讓與。讓。是個老實人樣子。凡事都聽長輩分付。

有祭從不自發議論・好樣不會說話的一般・及至出仕時候・在宗廟・遇

無不言。不是信口直說。這一段是記孔子居鄉。但存心恭敬。措詞仍自謹決。不是信口直說。這一段是記孔子居鄉。但存心恭敬。措詞仍自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

也。低苦且反。闊魚中反。闊闊是和氣。踰子六反。踰躅是不安。與與是安詳。

解列國大夫仕魯。分爲二等。是大國卿三人。當黎明進朝。時候五人。君尙未出。大夫見

夫·因·著  
·他·同  
·分·下  
·位·大  
·較·夫  
·尊·孔  
·孔·子  
·言·詞  
·詞·須  
·須·他  
·要·說  
·說·話  
·據·宛  
·據·孔  
·孔·子  
·子·理  
·與·論  
·他·事  
·說·保  
·說·保  
·童·童  
·聞·言  
·聞·和  
·氣·氣  
·著·著  
·却·上  
·仍·大

自守定正理却又到了時候  
宴酌光景。仍君然舉止安詳。這一段是孔子在朝事上

如樓下。不同。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

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翼是鳥翼・復命是  
同話・賓是客・

解數·時照令數信半·主魯是侯爵·傳話的應用·四人·接有客·一日·魯君召孔子爲

立大門外接客。顏色主君之行。走話。上獲傳與承。及承。孫傳與宋。孫同。

時話  
未據  
與不  
孩與  
演相  
相揖  
手勢  
與上  
左右  
無定  
。子  
衣服  
前後  
仍整  
齊不  
動。客  
既入  
請

從底中走至階前。須臾，走幾步，當那快走時候，兩手攢攢，兩

孔子必然到君前說話。客去這一段是寫孔子爲衛道

如北風至。則有弓。五山。一六。三。二。月。行。六。量。開。過。立。色。力。口。山。三。響。口。山。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位色容如也足躡如也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蹀躞如也。

闕是門。起。下。位是君位。是手提。是衣襟。是屏氣。收做中氣。走。

字。應刪去。

解古時諸侯宮室。前有三重門。庫門外。叫做庫門。第二重叫做雉門。第三重叫做戟門。又有三朝。第一重叫做外朝。第二重叫做中朝。第三重叫做內朝。平時不常設位。堂高七尺。有階七級。是孔子上朝。先進庫門。

一。再進雉門。立不跪。當中行。走不敢踐着門。蓋都是設君的意思。直身

朝見君。便是給朝。君視朝畢。走入內朝。尊臣如有事。稟奏的。即步登殿

等。待君命宣召。而手欲說不能說。從西邊台階升堂。在內朝臺下站立。

起。怕君着。及至奏事已畢。退由下台階。一般。收斂中氣。仍和悅。下有真

容色。私覲。愉愉如也。陽平僭。擯絕六反。帝。跽。是促。衽。循是長。方。形。享是獻。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躡。如有循。享禮有

容色。私覲。愉愉如也。陽平僭。擯絕六反。帝。跽。是促。衽。循是長。方。形。享是獻。

是見。是和。是悅。是。

論語

卷五

107







東階是

解孔子居時。與鄉人聚會飲酒。內中有執枝老人。孔子是應富加敬的。也不

敢停箸。這是教老的意思。季冬十二月。鄉人舉刀逐疫鬼。名爲大難。

明。事近於驚。孔子也要穿着朝服。立在東邊階上。無一事則不敢怠慢。神

此。二則怕驚。身家中祖先。這一段是記孔子居鄉。無一事則不敢怠慢。神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候。是問

邦是別國。饋是送。未達是不識。是

解孔子有知好的人。住在別國。託人寄信去問候他。那寄信人動身時送

藥。孔子必更再拜相送。就懷親見知好的人一般。有一日。季康子遣人送

因某未曾懂得藥性。所以不敢就嘗。這一段是說孔子與人相交。誠意

如此。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底是燒。

解孔子獨上退朝時。家中養馬數匹。今日馬蹄失火。馬驚忽然失火。燒

不問馬。如何。因聖人愛人。心切。家遇火災。一心只怕傷人。無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待食於君。君



覓。式是車前橫木。一扶手所用。負是背。

解孔子平日坐立。必端正。到夜間睡。臥倒不要能身直臥。像那死人

容儀。若見孝親的人。必是手扶著車前橫木。也是如此。因冊上所載。是哀他本國

的。意思。或通著背負。戶口冊籍的。也是如此。因冊上所載。是哀他本國

起立。的數目。所以致意。有時。遇著天寒時。客。雷聲驟起。風勢。狂狂。要

坐。天起。殺天的意思。這一段。是記孔子容儀。隨。時。變。貌。不。同。如。此。衣冠正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升是上。疾言是大聲說話。內顧是

解孔子為人恭敬。無時不正。當上車時。也。必。要。正。身。立。立。不。同。頭。上。往。裏

且容易。使。人。疑。惑。所。以。不。肯。這。一。段。是。記。孔。子。上。車。容。貌。如。此。一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飛。集。上

是下住。與是盤旋。作是起。

解孔子與子路游山。山上有座石橋。橋上有鳥。是雉。雌。雉。因。說。便。往。上

之行止動靜。都要隨時斟酌。子路問孔子。賢雉雌。向。他。看。看。那。鳥。子。路。要。止

他。大。意。是。記。孔。子。便。飛。起。去。了。留。心。學。問。如。此。不。全

# 論語語解卷六

##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章。野人是鄉裏人。後進是後章。君子是有學問的人。

解孔子說。前章講先進禮樂。文采中帶些樸實意思。如今人嫌他不華麗。說他是鄉裏野人。後章也講禮樂。但在外面做出許多文采。全沒有樸實的底子。如今人愛他華麗。說他是有學問的君子。這是因後代風俗逐漸奢華。所以世俗議論如此。如果要學禮樂。究竟是哪輩的得中。我還是從前章的好。死一世俗議論。如何信得他死一世。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從是在門的。及

解孔子從前要去往楚國。走到陳蔡地方。被二國發兵圍住。絕糧七日。那時應從弟子頗多。同到魯國。這些弟子。便已散去。孔子想起前事。因說道。從前應從我。可在陳蔡地方。同受患難的人。此時都不在我門下。人生聚散無定。真可感歎。門人因受患難的人。記得那時應從孔子的。共有十位。有長於執行的。有長於政事的。是冉有。季路二人。有長於文學的。是子游。子夏二人。可見孔子門下的人才極廣。真是古今未有的了。



子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解：孔子與他辯論，我平日發辯論，弟子聽，我的話，心中竟有可疑，但要再問，這人，他不是我幫助我的，我與他說話，沒有一句他心裏不覺喜悅，這是一毫可疑，從不見他再問，我從何處能得他幫助呢？這樣弟子，真是少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是冠，同。

解：孔子說：「外間人都說閔子騫是個孝子。」這由他平日在家，留心力行孝道，藏窮他父母兄弟，都稱贊他孝道。外人聽他兄弟所說，曾心看他行事，人果然真是孝順兄弟，稱贊的話一樣，是孝子，十分為孝，如他能使許多人都信服，真是難得了。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復是念。

解：詩經大雅有「白圭」，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人若說錯了話，敗不可磨也。這句是說白圭有了垢，還可以磨得去。南容平日將這四句，再三念誦，可見為學，必有一謹慎，是景。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解季康子問孔子許多弟命。是謂一個好學。如孔子答處道。有個顏

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是孔子

伯魚。梓是外棺。

解人無端有才無才。死時有棺無椁。他父親說來。也都一樣。孔子責車做椁。孔子說

他。但既是我兒子。我豈不愛他。他死時。也有棺無椁。我不肯責。事做他。是徒步。如何使得死。是徒步。如何使得死。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是痛聲。喪是亡。

解孔子聽了。顏淵死。心裏傷痛不遇。嘆氣頓足。這是天亡我了。這是

先死。孔子悲痛至極。所以如此。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是

這夫人是

解顏淵死後。孔子往弔。哭得極其哀痛。豈從弟說道。夫子今日哀

痛太過了。孔子答道。我自己不覺得。采真哀痛太過了。我今想顏

淵。這樣貴才。非他人可比。我若不爲這人哀痛。這葬得。不十分傷感。

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解類曰死後孔子入通鑑子思不得愛顏淵大憲財助資財要替他厚葬。便不合意然不可如此孔子因是大家美意道不違平日的教。同父親一路商議。竟然厚葬了孔子。弟子們聽此事。因說道。阿平日的教。同父親一路豈不抱教呢。這不能看待我。同此子。這幾個弟子們聽的事。叫我也沒奈何了。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解事。路問德。鬼神無形無像。如何能專事鬼神？孔子真道：你且莫說事鬼，先要說事人。這人倫中事，若果是孝事親、悌事長，也就不能分隔。其實只是一理。若這些事人的道理盡了，幸路又問：鬼神也就不難了。若能明分隔，其責只是理。又如何能專事鬼治死？幸路又問：人有生必有死，究竟死後是如少至老，有許多當做的事，有許多當先要曉生的，是如死，人生在世，是如少至老，有許多當做的事，有許多當先的慮也。無一不備，不由天性。這個性是天與我的，就是那四支百骸，聰明的心，無一樣不是天與我的。這一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究竟是要智的才，不虛度如此；若生時順上天生我，我不知意思，若不能得這個道理，生如此，死也如此。幸路問道：道理尚且不識，又如何能知其死後呢？

閔子侍側。聞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是說強樣子，侃侃是爽直樣子，行行

解 孔子曰：「與弟子坐。說：『問子。』」

是謂附於後。子與弟子坐。說：『問子。』是謂附於後。子與弟子坐。說：『問子。』是謂附於後。子與弟子坐。說：『問子。』

中。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中。」

解 魯國財庫。名曰長府。魯人建議庫狹小。不如重新改造。造寬大的。有人向

閔子騫說此事。閔子騫道：「凡多一事。不如省一事。長府本有舊庫。相必已久。又多一番勞費。而孔子見閔子說話。又正商量。又委婉。又固執。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徹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解 瑟。琴屬不和。何以在我門下。也。帶殺我聲。孔子說他道：「樞由這樣彈

瑟。有三層境界。第一層。是初下手。第二層。是得個路徑。第三層。是定了一生趨向。可



解

孔子學生有個高柴。又有個曾參。他也是孝子。為人極其仁厚。但心地實不甚靈動。是美。但性情略於虛浮。又有仲由。他是好勇的人。有孝。其果斷。但

子為師。受了聖人的教訓。這四人都美。材。生來氣質也不免有偏。只因得

曾子景範。後來傳道的竟是他一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解

孔子說。

若不是他求道有得。焉能毫不動心。他成景範。屢次遇着食用

命。耐守貧窮。定要把握財貨。往往十中入九。這是我所以不問下苦。論天資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解

子張問善人。不必更學前賢的檢點。孔子說。隨行。那善人。天生美質。他自然

能知向善。不必更學前賢的檢點。孔子說。隨行。那善人。天生美質。他自然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是說善。莊是端正。色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符然，是季氏子弟，具是僭亂者。

解辭：季氏家子弟，心裏十分得意，見他因問孔子，遂由冉求爲臣，仲由冉求二人，可以

算得大臣麼？孔子答道：我只道你問大臣的人，必然問那與家不同的人，

那曉得就是問由來這兩人呢？所叫做大臣的人，必然要守定平生所學的

正道，去奉事君上，這道，如用我，我定要使君依我，這正道行，失了

上道，意去奉事君上，這道，如用我，我定要使君依我，這正道行，失了

這正道，有這樣力量，燒可以當得大臣，如今由與求，祇算得僭亂的

徒，能守，定正道，不肯一毫遷就，如何當得大臣？也由求二人，是從順上意的人，大義，

孔子還那由來，然又問這幾等說來，却由求二人，是從順上意的人，大義，

如在上的人，尋常過失，或不能教正，也是寧死不從的。

這大義，不違的事，想要強他順從，他也不能教正，也是寧死不從的。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

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賊，是害，佞，是巧，咄，我

解辭：微費宰，氏家臣，季氏費邑，少宰，官，子路見子羔，爲人，家的好，想保學

誤，但他年，如甚，正是反害了人家的兒子，如今你就使他出仕，不

曉，何處，可以奉花，如果用心，應教，這，也有地方，民人，可以治，定，要開戶，說



書的。說算得爲學。孔子道。天下只有學。或後可以出仕。祇有先仕後學的。道理。你說這些話。何嘗是你的本心。不過是不肯認錯。要發高聲。分辯。我所以平日。最是那利口的人。也有這般毛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曾皙名點。曾參之父。

解好。你們長些。你們大家。都恭恭敬敬。其。實有話說。因我這一日年紀。較運用我的。倘或有不說。說了。你平日問住。竟有何本領。可用呢。

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攝是管束。絀是二千五百人。旅是五百人。因是重。飢是穀不熟。饉是穀不熟。方是向。哂是微笑。儀是等。端是元端禮服。章甫是禮冠。小相是贊。

解子路見孔子。問。也不推讓別人。就慌忙答應。有出兵車千乘的大

旅相。又重上連年飢荒。國勢弄到極弱。若用由去做。先整頓他。再操練他。技勇。又裁練他。紀律。等到三年後。可使這一國人。發

門衛自有道。求修是如。何。非。有。答。道。求。的。本。領。小。只。可。治。小。地。方。  
譬。如。地。方。只。六。七。十。里。求。所。能。不。過。六。七。十。里。若。用。求。去。盡。整。整。農。桑。不。能。到。任。  
年。後。可。使。百。姓。富。足。求。所。能。不。過。六。七。十。里。若。用。求。去。盡。整。整。農。桑。不。能。到。任。  
只。好。且。等。後。來。的。君。子。亦。不。敢。說。能。做。但。心。裏。願。意。去。學。若。如。有。祭。祀。宗。  
廟。的。事。或。是。兩。君。相。會。或。是。象。國。同。來。這。些。小。小。贊。禮。的。人。罷。了。赤。時。  
赤。穿。著。元。纁。禮。服。戴。著。章。甫。禮。冠。顧。意。做。個。小。小。贊。禮。的。人。罷。了。赤。時。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金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希是歌鏗爾是瑟聲。會是鼓下。暮

是曉。暮春是三月。古人二十歲行冠禮。冠者是長。鏗爾是瑟聲。會是鼓。下。暮  
是曉。是水名。舞雩是祈雨地方。詠是唱歌。喟然是長嘆。真是鼓。下。暮

解西華三人。俱已說畢。因問曾皙道。孔子因曾皙方在彈瑟。先問冉有公  
西華。三人。俱已說畢。因問曾皙道。孔子因曾皙方在彈瑟。先問冉有公

氣和暖。應用單。袷衣服。那時都可行樂。惟有晚春時候。最好。春深天  
氣和暖。應用單。袷衣服。那時都可行樂。惟有晚春時候。最好。春深天  
二十餘歲已冠的五六個人。洗手洗腳。頭戴一簪。又走到舞雩地方。聚  
遊。走到祈水旁邊。五六個人。洗手洗腳。頭戴一簪。又走到舞雩地方。聚  
樹木最多。歡歡喜喜。緩步回家。這般一番。等到日頭平西時候。大家  
見曾皙說的。兩酒落。從容自在。隨從言下。現出。不覺打。動。自。家。心。事。  
太和氣象。與聖賢萬物一體胸襟。從容自在。隨從言下。現出。不覺打。動。自。家。心。事。

得。因嘯然長嘆道。這箇學裏。真不容易。

三子者出會。曾後曾。曾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解。如人言。孔子道。也不過先出。曾曾獨在後。未去。曾曾道。由說能治兵。說他真。有治兵本領。他說話相率。沒有謙讓的意思。所以笑他。曾曾道。只是

那求所說。不是治國麼。孔子道。五六十里。五六十里。是知他謙讓。不得一國。死。曾曾道。其實就是治國。怎見得六七十里。五六十里。是知他謙讓。不得一國。死。曾曾道。說會同。不是說侯的事。還是什子道。赤自說話。更謙讓。小黃道。其實說宗廟。人能做大的死。又差。

###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是勝。己是己身私欲。復是還。歸是原。

解。我的德性。如何說是仁。孔子道。一仁是人心。都有規矩法度。便是天與

道德性本是完全的。只要因他身上有許多私欲攔攔。以致不得完全。人欲今要完全。這箇德性。先要抵他身上有許多私欲。用刀擇除。以致不得完全。人欲若果有一日真能克己復禮。那法度。這叫做克己復禮。就是爲仁。歸工夫他是不備。仁人處事。這爲若工夫。全由自己做主。只要立定志氣。不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解題。這條件甚多。己復禮四字。是爲射仁大綱說。請問那條件是如何。孔子

人有目必視。不當視的便是非禮。有四支百骸必動。不當動的便是非禮。有口必言。不當言的便是非禮。有四支百骸必動。不當動的便是非禮。有非禮大發時。就明曉知是非禮。自不覺心也。伏點不住。所以爲仁的人。到得要在平日視聽言動上。刻刻留心。斷不可聽得非禮。言的。立刻便要禁止。不當視的。萬不敢視。不當聽的。斷不可聽。不當言的。斷不可言。不當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幸是人。亦是

解題。問如何是仁。孔子道。由是居心不敬。故導妄爲。只知有己。不能





解索張圓的，有兩樣法：第一，往彼人裝要，說他如何的狡猾，明說別人不是。第二，若說得那人無意，我處不難，他慢慢說去。外面新舊廉價裏面，明日又說一句：『不知不覺，』他就自己去冤枉了他。若說得太極了，這名兒我不聽，他裝做十分誠告人的樣子，就來訴自己冤枉了。這名兒我不聽，他就皮肉受過名兒，稱受不住的，光景那幫巧人，突如其一忙，忙起起來，呼天喊地的，就欺皮肉受過名兒，稱受不住的，光景那幫巧人，可以算得曉了。若此能破他的機關，使他巧法不行，這是有些見識，自然不見的。如今發問還有什麼見不到底，都不能行也。再說有別法能破他的，如今天下事還有什么見不到底，這倒明白也。

解子須要多少糧米要如何豐年收糧造倉藏濟使百姓不受飢寒這事是食  
 米第一件要緊是兵須要修整武備又要行教化使百姓知禮義使百姓有  
 所保衛這是足兵食既足又要行教化使百姓知禮義使百姓有  
 所信於步沒有一件異心這是一件不得但說家有那難時少一件不得  
 能全有一件不得已必要去一件已這三件是先去那一個先去兵兵既去了  
 只要糧食充足百姓齊心相信國家就沒有那危急時候也還守得住也不  
 要兵既去了還有兩件但國家又有那危急時候也還守得住也不

的。信。更。不。得。已。必。要。去。一。件。如。今。但。是。先。去。那。一。件。呢。一。件。孔。子。道。食。是。去。不。得。的。信。也。只。得。去。食。食。既。去。了。百。姓。必。然。餓。死。但。專。可。大。家。餓。死。不。能。免。的。不。可。棄。了。這。個。信。字。須。要。曉。得。自。古。以。來。誰。人。不。死。死。是。人。家。餓。死。不。能。免。的。不。若。是。棄。了。這。個。信。字。必。至。忘。恩。負。義。忍。心。害。理。信。無。所。不。為。住。家。信。不。成。個。人。百。姓。也。不。如。死。了。所。以。百。姓。後。有。這。個。信。就。站。立。不。住。家。信。是。斷。斷。去。不。得。的。了。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是四馬之鞞，去毛。解

衛國有個大夫。蘇子成見當時畫虎豹文。心想要矯這鞞。因說道：質解在鞞面是質的。文在外面是畫的。爲君子的人。只要矯這鞞。因說道：質何用許多虛文幹甚麼？子貢見子成說的不是。因說道：大凡君子說話。不是輕易說得的。夫子說這用質不用文。以後便改不轉來。譬如四馬駕車。也追他不及了。夫子說這用質不用文。其質有質不能無文。文同質是一樣。有文不可無質。質同文也是一樣。如何能畫得一條虎皮。若只用質不用文。那君子便都成了野人。一般模樣。就像那虎豹的皮。若子貢是因子成說要去文。所以如此說。究竟質是本。文是末。本重末輕。文重了質。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解田公制。有九道。合爲一井。每井不足。每家各受百畝。有若客田。一畧井公田。連入家耕田。通力合作。按照一井收成十分。取另收一分。名叫做糧。取充糧。均平。的意見。各區從實。及時起。十分。取另收一分。名便足十分取二。充。如今年歲歉。二。我食不夠不發用。何不仍舊行舊法。便足十分取二。充。如今年歲歉。二。我食不夠不發用。何不仍舊行舊法。須。要怎麼能用度。種忙。有若道。百姓若能充足。君與民的自然安樂。爲誰的使他不充足。若是百姓先不充足。大家精多取。百姓不能完納。也是狂。爲。不如受惜百姓。爲。是了。

解題：張問人身上總先要有根柢得高，又要有進步。這道忘情二字，便是個根柢。本  
章：人若虛信他，做事都是實心。（說起卻是講來）把這個做了主，明日所就  
站得住了。但義理本無窮盡，今日所知如此，明日所就  
如又有不同，便要發達日進一步，那後行便越日進一步，至終又有人心迷多，  
要發達一步，義理日進一步，今日所能如此，明日所就如此，至終又有人心迷多，  
便隨境而不死愛私親是性天定，只因個人愛，便願意了他心，私懷要由我心費  
主顧意他死己，是樹鑿了心意，也沒有本是愛他，願意他生了，後來忽然惡他，意  
一起，必至如此顛倒錯亂，能搜尋這  
个根子，一那迷處就不難識破了。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語應發在十六篇。齊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解魯昭公末年。孔子到齊國。那時齊景公政事怠惰。大夫陳氏。要結民

心。魯公又愛。那妻生的小兒。不肯就立世子。一日向孔子問政。要結民

心。魯公又愛。那妻生的小兒。不肯就立世子。一日向孔子問政。要結民

心。魯公又愛。那妻生的小兒。不肯就立世子。一日向孔子問政。要結民

心。魯公又愛。那妻生的小兒。不肯就立世子。一日向孔子問政。要結民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片是一半。折是新。是

解。子路說。天下惟有論事。最不易斷。原被兩造。各爭是非。就是應允。

以判斷得下。人却由他竟有這般本領。他平日為人。叫他判斷。善。又

難非。他只能說一句句話兒。兩造早已信服。由子路平日。最有信義。這

豈是別人所能及的。孔子贊子路如此。這都由于子路平日。最有信義。這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後有人說他的事。他若處允了。必於人急急做成此事。從

解孔子說。如今教化不行。民間往往好訟。這最足風俗人心的大害。我在  
相親相愛。自然沒有爭訟。那安民的治政。必須使百姓都知義。我  
人心風俗。我

###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解子張問。政是如前。無終。所以凡為政的人。起初都知精神。到後來  
至於。不致一毫懈怠。懷這樣居心。何事不成。但動政的人。也有。但  
外面做得好看。裏面沒有十分誠意。這也不成。感政的人。實一善人。  
受人的心。說要作。真是有節用的心。無端所行。何事。都是。真是有  
心。百計豈有不感了。  
心。這是為政的要緊了。

###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解如子說。凡為君子。他存心必厚。只願意人好。不願意人不好。  
如人有一樣惡事。誰能他會成。必要設法挽救。使他這惡事做不成。  
如小人居心刻薄。事事與君子相反。如今人嫉忌人做好事。攔攔人做  
是小事。這等居心。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子的美

解季康子向孔子問政。孔子答曰：「政者，正也。君子必先正其身，然後正人。」

言一賜。都守正道。然後將這个正道。去督率百姓。那百姓自然人人敬服。又前說人敬為不正直。百姓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解季康子因魯國多盜。見在上的憂。大半孔子如何禁止。孔子答曰：「這盜竊

的心。忘了康子的心。渴著窮困時節。彼奈何便去偷竊。這都由於教化

不周。故如今要禁止盜賊。先要能行教化。子如果清廉。守正。平日

所為。沒有一毫貪利的心。那百姓自然感化。也都知重義輕利。這

了的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解季康子又向孔子問政。說：「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答曰：「要

百姓學好。要要用教化的先好。如果魯國是子為政也。百姓好了。凡在上

的人名為小人。小人的德行可比是草。請看草上面加了風吹。子轉移不可

轉。草隨風勢。要東便東。要西便西。請看草上面加了風吹。子轉移不可

隨風仆倒的廢。這是最有教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達是達無礙。質是質實。達是達是。

解張子張問達者。人德行之。能反同他達。見信。可算得達無礙。是怎麼。孔子知子

張答達。為人德要有名譽。在國必使人聞名。在家也必使人聞名。方能通達無礙了。孔子道。德行通達。叫做達。名譽著聞。叫做聞。

實。你所謂只是聞。不是達了。如果要說達。達者。他為人必然是在心地。實。性情爽直。平。耳行事。最好謀求義理。與人相見。察察他心。地。實。

人。這都是修德的實事。德行充實。本身又謙恭得。無。時刻想在家。部

是通人。這無礙了。若說那聞呢。他為人品行。不。切實修德。只想在外。裝

個仁人模樣。叫人說好。其實。平。生品行。都與仁人相背。只因外。裝

飾得好。人人說他是仁人。他自已也。就得意。在家。自他都是仁人。聞

不。覺得可疑了。這是務外好名的人。無。論在國。在家。自他都是仁人。聞

名。是。全然沒有。的。了。行。榮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

與。惡是中心隱惡。修是治。

解。魯國齊國地方。名列舞雩。立有神壇。樹木最多。樊遲問孔子在下面

得法。人念頭上迷。如何有識得破。孔子道。這三件都是切己的事。

必計較。不趁。我起高。自己心中隱惡。須自己修治。別人自有功。我如

何管得他。只要攻擊自己過惡。不要攻擊別人的過惡。須識破他。孔子

在因一時的小事。成。終身的大禍。只要出這口氣。却自己身子忘記了。

太極堂。若早識得破。又何必至此。不是。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

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是通曉。

解。樊遲問如何是仁。樊遲心裏想。愛人。是要仁人。又問如何是知。孔子說

正。要舉用正直的人。棄去邪枉的人。自然能使枉者直。孔子見他不善。又說。直

樊遲不改。又舉用正直的人。棄去邪枉的人。自然能使枉者直。孔子見他不善。又說。直

得。這是在怎麼講呢？子夏道：夫子這兩句話，裏面包含的道理，富貴得來，豈但是說知呢？從前處，舜，得了天下，在衆人中選擇，用這舉，得來，天下知衆陶是，好，在衆人也都學好，那不仁的人，竟能知道不見是，好，大家也都學好，那不仁的人，也這這的，不見了，這豈不是能使不仁的人，效法，這這的。

###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解：子貢問交友的道理，是如何？孔子道：交友道理，是要勸善，勸過，又不勸，善，不難，惟有規避，最難，須是勤勤懇懇，盡自己，說心去告訴他，那不可以直說，還要委委婉婉，說許多好話去，開導他，他若聽了，變成嫌，若他定不肯聽，也只好歇了，切莫再三，惹那朋友，厭惡，聽了，變成嫌，若取辱了，倒反自己。

###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解：曾子道：君子取友，必要學文，學了文，然後大家有所講論，所以可以聚，解許多賢友，皆取友，必要學文，朋友就來，相會，文也，然後大家有所講論，所以可以聚，此有所觀摩，可以幫助我的仁，德，君子爲有仁友，自己就去，用功，也，竟得加，倍，力行，所以朋友來，德仁，

# 論語語解卷七

##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解：子路問爲政如何。孔子道：「爲政第一是諸化民爲善。如要教百姓向善。至必民聞生。替他料理。百姓自然聽命。不須將百姓的生計。自己勇住在。見孔子只說這兩件。心中覺得太少。還要請孔子添說幾句。孔子道：「爲政不在多言。只要持久。即如我說道：『先之勞之。』是一生做不盡的事。發只要守定這兩件。儘力做去。做始做終。一毫不敢懈怠。這就很好了。何必再求多呢？」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敕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解：仲弓爲季氏宰。宰。如何來見孔子問政。要曉得每年事。家宰處理一家政事。若裏成事。同的辦理。然後由處理考校功過。自然事有條理。不致遺漏。凡人都有過失。要看過失大小。有有害事。自然應處。不致過緊。要的小過。也要肯寬起來。人心歡喜。都願盡心報効了。爲政全靠人辦了。如有一人。自然人心喜悅。都願盡心報効了。爲政全靠人辦了。如有一人。或有人才能的人。不可聽其埋沒。必須舉薦用他。自然幫助衆多。那政事更容易有成了。仲弓道：「夫子是教極是。但天下人多。不識



漢中何知得他是賢才。去舉用他呢。孔子道：「天下賢才，如現在這議論，但使平日所知識的人，能選都役一個賢才，不成。使只更，就現在這議論的賢才，自然也感動別人好賢的心，使所不知知的，別人知得，也會代使舉薦，不致虛廢了。」

又何必急，不能盡廢了。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君是出公報

解：魯哀公十年，孔子由楚回國，回到衛國，那時魯公已薨，其孫出公報代

立，不肯接他。孔子由楚回國，回到衛國，那時魯公已薨，其孫出公報代  
臣，更勸孔子出仕，說道：「衛君仰慕夫子，得候為父立廟，名為『昭廟』，不知夫子為政，更從何事？」先楚類起，孔子道：「諸侯為父立廟，名為『昭廟』，不知我必於昭廟名兒，不應更正，其祭且可從緩了。」正，如衛公公用我為政，正  
犯著衛君的大忌，心中不悅，說道：「不想夫子說話，更有這樣迂闊的見  
道長辭行不去。」衛國應辦的事很多，何必定要先更，正這個呢？孔子的見  
子道：「說話無禮，心裏不體的事，由說話竟成了野人了。若是君子說話，斷  
那有像，由這般驕率的，說說我，要正名，是迂闊，必不務，不知名，若不正，道理  
先不顧，如何說得去的。」說去，既不顧，行去，也必不務，不知名，若不正，道理

舉與不起來。民聞後有教化。講樂不成。則樂也。又如有興得起來。禮與人不能自保。刑罰必至。手足都無。刑罰不當。森然得志。貝莠連成。百姓。舉出來。所以君子為政。最重的是名。要立這個名。必至有名無實。講事理上說得去。要說這道理。又要事上行得去。這塊不至有名無實。講事理上說得去。煩了。君子出言。豈可以輕易。說一句就要算一句。從後有可以荷且將說得的。說一句就要算一句。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圖反。焉。並。處反。〇。稼。是。耕田。為。

解。樊遲請問耕稼。如特字。所。孔子道。要學稼。須尋老圃。我不及老圃。在。

行。了。又請學種菜。所。孔子道。要學種菜。須尋老圃。我不及老圃。在。

了。了。又請學種菜。所。孔子道。要學種菜。須尋老圃。我不及老圃。在。

也。也。有。或。不。恭。敬。的。了。一。第。二。又。要。好。義。平。日。所。言。所。行。見。他。這。樣。恭。敬。

待。人。與。處。事。都。是。一。片。真。心。也。沒。有。敢。不。服。從。的。了。第。三。還。要。好。信。平。日。

仰。慕。了。四。方。好。禮。好。義。也。仰。慕。了。大。家。用。布。帶。背。著。小。兒。滿。都。願。意。來。做。百。姓。

又。何。用。自。己。去。學。稼。種。菜。呢。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韋去

0 授是交付。使是出使。事是稱。

解孔子說。誦詩的人用心講求。可以有累朝的政治。列國的風俗。人情物理。無

悟。所以讀詩的人。得他益處。也能立言得體。是又正大。又委婉。最能使人感

學詩的人。又三百篇也會讀過。但交付他政事。他仍然不能通曉。差他

與未曾學詩一樣。雖然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解孔子說。人無論教家。教國。總要從修身做起。身若修得正了。不必要

無。如何能責人。不正。雖要強令他遵教。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解孔子說。魯國是周公的後裔。衛國是康叔的後裔。他二國當初。本是

份。德相似。衰弱了。將二國政事比較。情形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孫

淵是衛大夫。合是聚。苟是略且。

解孔子說：衛國公子伋居最好，他平日利心甚淡，家中貧賤不甚留心，起初幾有些須積蓄，就說這略且合聚了，隨後稍稍有得些，又說：『錢且完備了，到後來所求的富足，又說這略且美好了，看他意思，窮富與不富，都聽其自然，未嘗時不求富，既富時不誇富，全無貪鄙，就罷了，這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這是往，僕是衛事，庶是衆。

解孔子往衛國，可算得衆多了，冉有到了衛國，看見人烟稠密，孔子說：『衛國百姓，這就更好了，就怕貧窮，須要均分田業，薄收糧稅，使百姓都能富足，百姓富足，又還更加修善，使百姓行教化，使百姓都懂得道理，又怕不知禮義，須要多立學校，廣行教化，使百姓都懂得道理，不致爲非作歹，這便最好了。』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是一年。

解孔子說：『我生平志在行王道，今世有用我的，我行王道，一時不能見效，二月，規模略定，也就可觀了，若再行到三年，那時百事具備，上下相安，人民樂業，教化大行，治功便也算成就了，這便最好了。』

相安，人民樂業，教化大行，治功便也算成就了，這便最好了。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善人在世上極有益，他秉性仁慈，居心忠厚，能感發人心，天下便有善人在世上極有益，所以古人常仁說：『若有善人相繼能』

刑法。治國到了百弊。也不必用了。化惡為善的人。變為良善。那些惡人。如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是三十年。

解孔子說。凡治天下。要與利除害。還不要聖人。只有這發風。易俗最難。後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解孔子說。讀書人出仕。叫做從政。如知他難死。政事浸劣。只看他平日

正如。就要想從政。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

解魯國季氏專權。有政。不與大夫公議。卻在私朝與家臣商量。冉有為季

今日是有政。南議所以曉了。孔子道。在國叫做政。在家叫做事。商議所

論語精義

卷七

一四三



由能如此愛民。也。都顧我百姓。來這裏安居樂業了。這教益是

子夏爲善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解上緯。達是快。是快。

解上起。爲善父。宰。來見孔子問政。孔子說。爲政的流弊。不可太起。要快。第二切戒小算。凡事須從大處着想。不可只圖目前小利。一味急。急的人。他何嘗不是勤政。但做事大處著想。不可只圖目前小利。一味急。急要快。但見識落在小處。那大處自然見不到。小算的人。他何嘗不是爲公。但見識落在小處。那大處自然見不到。小算的人。他何嘗不是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諱去疑直躬行善。據是善。是。

是結。道

解。葉公告孔子說。我鄉黨中有個直身行事的人。他去殺個生牛。不說一句話。

宜。有人告他父親奪人的羊。他做兒子的人。也去殺個生牛。不說一句話。替他隱。孔子說道。我鄉黨中所說的直人。不是這樣。兒子有罪。不替他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后處是居。家

解

樊遲問如何是仁。孔子道：「仁是人心便不能存了。須是居在家時，一切容  
又在家時，都要極其恭敬，不敢有一毫傲慢之心。這便是居家時存了。須是僇  
事時，凡事又小事，都要發見其敬慎，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這便是僇事時存  
了。須是待人時，無輪親疏厚薄，都要出於實心，須要常常敬去，就往夷狄  
地方，天理自然完全，也就算得仁了。」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二第  
升裝  
十

解切卑汚苟

說「孝」字，又太實了。無如孔子道：「有種人說話，無論他如何，堅固得狠，他兄弟，這人根本好，就是大具相差，他也不算孝。」孝子，這人又對，可以用人敬得，了不致玷辱君命。這人又，一守子，既弄得住，孔子又應有可，四方人敬得，了不致玷辱君命。這人又，一守子，既弄得住，孔子又



是器量狹小的人。但論這些人。還有可取。也。算得又次一等的。心子貢選。如今在位。爲政的這些人。如何。孔子見他忽然說到這裏。心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是中

解孔子說。道理總是得中最好。是人不能得了。往往不能得中。如今我要

必是在得的人。狂的。他太好高。但他一心要上進求取。這個志向可

取。狷的。他太退狹。但他卻有決不肯爲的事。這個操守可取。我

這兩種人。加以磨礱造就。都可以成封傳。若只是老實人。一段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

曰。不占而已矣。

解孔子說。天下哪有無常的人。是事都假不成。南方人有句話說。人若

用句說。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這是說人。若德行無常。人鄙視。有

今無常的人。不知是有羞。孔子說這兩句文辭。因說這如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解孔子說。與人相處。總是和氣最好。但和氣中又有分別。出於公心的

疎的意思。這卻又是不同。小人用情偏私。一唱百和。全是黨衛的意思。這卻又是至有爭權奪利的意思。要使人相讓。小人也斷不能。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去聲

解：子貢問：一鄉人都好他，這人何如？孔子道：這人也未見得可取。子貢又問：一鄉人都惡他，這人何如？孔子道：這人也未見得可取。

要曉得一鄉中有善人，也有不善人，也。他平日必曾與不善人相親，善人所好，善人必好。不善人所惡，善人必好。若善人也惡他，不善人惡他，這說是不合。這便是偏私了。善不如一鄉中善人好他，不善人惡他，這說是不合。這便是偏私了。善不如一鄉中善人好他，不善人惡他，這說是不合。這便是偏私了。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音悅

解：孔子說：君子在上容易事奉，難得使他喜悅。他平日不愛逢迎，如有

時侯，應付委任，難得奉事。即容易使他喜悅，他平日最愛逢迎，如有時侯，接事，要討他歡喜，說不是正道的事，他必也喜悅。及至他用人，存心相反，一說一測，由他。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泰是安舒。驕是傲慢。

解脫。子說。有禮法。心地寬平。平日學止從容。全是安舒氣象。卻又一言一語。而且性情浮躁。妄學安易。忙擾不堪。又如何能得安舒呢。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木是質訥是實

解孔子說：「仁是人的天理，只因後來私欲漸盛，世上許多卑屈的事，所以磨滅了。」只有剛強的人，他秉性剛直，

不來。他又來。又有景毅的人。他立志堅定。世上許多巧匠的事。他做不來。又有質朴的人。他居心爲實。世上許多委靡的事。他做不來。又有口訥的人。他說話遲鈍。世上許多花言巧語的事。他做不來。又有天姿却厚的人。所以與仁義相近。若肯加功爲學。自然容易有了。又有天姿却厚的人。所以與仁義相近。若肯加功爲學。自然容易有了。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

解子陸道·如何可算得士人死·孔子道·凡相與人說意氣到·按肝靈  
臚·是箇切切樣子·勸勉人詳細開導·盡言無隱·是箇促促樣子·

愛人情意悅樂。始終和好。是箇恰恰樣子。有這三樣。既正直。又和平。可以算得士了。但這三樣用處。又有分別。朋友以義爲重。須要

切切悵悵。若太面軟。必然廢義了。兄弟以恩爲重。須要恰恰。若太切直。倒反傷恩了。這定要分別的。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卽是義兵。

解孔子說。人。都說善人爲政。他先教百姓孝弟忠信的實行。又不能於務農閒暇時候。採擷。



行。有這等力量。可以算得穩了。究竟這四件病根。仍舊藏在心。未曾拔去。譬如毒蛇在眼。避住了。與鎖匙。雖然一時。刺伏。終必有時。說這便是仁。我算得仁罷了。你莫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屢是思矣。

解孔子說。凡人意中。都有箇方便安樂處所。時時思想著。這在平常人生。辛辛苦苦。還怕做不盡。卻也妄想。方便安樂處所。圖自己快活。自在。就這一箇念頭。便已落在人欲窠裏。拖泥帶水。終身洗脫不得。如何可以爲士呢。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是高。孫是謙。

解孔子說。君子言行。提出衆人。所以國家有道時候。他議論高。正人不能見容。那時君子也。不肯屈身。品行還是高。可以進。這固是君子不幸。也使是國家不幸了。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解孔子說。有德的人。他說出話。自然是有言。詞可觀。若但是能言的人。裏面道德充。外面光華發露。自然是有言。詞可觀。若但是能言的人。裏面不過善。能持度事理。又兼有口才。說得好聽。其實未必真有德。去。仁者爲人。一心純是天理。並無一毫私欲事。其言必是實。他必去。著。利害禍福。牽他不得。自然是有勇。若但是有勇的人。他不過仗著。那立氣。發。一時奮激。拼命向前。其實未必真有仁了。也不過有。



解孔子說憤了爲父。必到百端事無礙成子。是性愛法。愛倒不。如不變了一味姑息。把愛兒的心。必愛爲他。計慮巨大。儘都。使兒子動身。苦學。要成深家的賢子。百般如承順。把人心看輕。憤了。必於性要忠義。這樣忠義。與善。成不成。有這如果真。有忠君的心。必愛爲他。分辯邪正。使人若去惡。從善。做不成。有這先的明君善。他呢。能。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是增減・觸色是加文采・

解令最好・有小國聘問大國・必有辭令・惟有鄭國子產執政時・所做的辭令最好・有黃大夫濟護・他善能謀事・又有箇世叔

的。他學問博。又知他考究典章。評論是非。又有一番。當於威。從嚴。當增添的增條。所以能使大國和。產。生。兵。禍。又却如。上。空。有。辭。令。更。聲。得。光。華。耀。所。以。能。使。大。國。和。平。不。生。兵。禍。又。却。如。上。空。有。辭。令。更。聲。不。及。他。的。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子西是楚國大夫。駢是邑名。公。子仲。彼是僇。伯氏是楚僇。一伯。

解愛民起見。是箇慈惠的人了。或人問子產何如。孔子道。子產爲政。修立法度。楚國有箇子百。他能讓楚國





俾耶樣不貪。心地必從廉靜了。第三要有體力。若像卜莊子那必熱勇。力必能堅定了。第四要能辦事。若像邦求那。樣材藝。辦事必熱勇。要了。既家這四人的長處。運道實太盛。沒有文采。要學。自然才學。陶鑄氣質。把個敗壞部化。為中和。天姿既好。學問又深。自然才學。算得全人。可以。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報命是將性命交付與人。久。

解。孔子說。事。想。起。近。日。才。得。得。不。能。如。此。求。全。責。備。因。又。說。道。我。方。全。人。呢。只。要。見。著。財。利。真。能。不。貪。必。先。思。想。義。理。若。有。舊。約。真。能。不。貪。若。有。危。難。真。能。不。避。肯。把。自。己。性。命。交。付。與。人。若。有。舊。約。真。能。不。見。信。不。能。抵。持。世。道。縱。然。才。德。未。能。配。平。日。的。言。語。這。是。義。烈。忘。信。的。人。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

解。子問。國有公叔文子。是箇賢大夫。一日見著衛人公明賈。因問他。也不取。不笑。不取。是實麼。公明賈答道。這是來告的人。說得太過了。夫子何嘗不笑。但必更當說時纔言。人不厭他多言。就覺得他是不言了。夫子何嘗不取。但必更合義的纔取。人不厭他多取。就覺得他是不

不取了。孔子聰明賢說來。那公叔文子爲人。直是隨時得中。無一事不備到恰好處。這非有聖賢學問的不能。心裏想文子。真是好人。未必就到此地步。但君子崇剛人善。不肯去救他不是。因說這真是。說的也有理。或者如此。但這樣德行。是最不容易的。難道真是。麼。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解。凡子說。臧武仲因與孟季孫兩家不合。應季孫所逐。武仲逃奔防邑。使

意思。魯君若不應許立後。必然逐其背叛。這分明是要逐君上去了。就

有人替他解說。說他不是逐君上。我也必不肯信了。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

解。凡子說。自齊桓公創興霸業。後來又有晉文公繼起。論他功業。也與

有一切行事。都是謙許多端。全然不是正道。不如齊桓公天資忠厚。設

對公高就。比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公。子。刻。是。桓。公。兄。弟。是。召。忽。是。齊

解。子路說這。齊桓公爲公子糾時。他哥哥襄公。爲君無道。管仲同召忽二國

公使鮑叔牙帶兵來說：「諸魯國殺公子糾，不將管仲、召忽身死，二人奔齊。桓公欲用他，召忽不肯受辱，自斃。魯國殺公子糾，不將管仲、召忽身死，二人奔齊。桓公欲用他，召忽不肯受辱，自斃。魯國殺公子糾，不將管仲、召忽身死，二人奔齊。」

子貢說公。管仲不是仁者哩。孔公殺公孫衛。管仲不能相桓公。也罷了。起  
 爲桓公的相。這太忍心哩。孔公道。公孫衛。仲管仲不能相桓公。也罷了。起  
 霸秦。孫秦侯。尊號周朝。驅除夷狄。使天下齊。歸正。受他的恩。賜  
 直到于今。百姓尙能安居中國。不致陷入夷狄。這都是受他的恩。賜  
 若果有管仲人。要按着頭戴我。穿著左襟衣服。都被夷成夷狄。樣子不知是  
 何世界。我們這人。要按着頭戴我。穿著左襟衣服。都被夷成夷狄。樣子不知是  
 仲有這等大功。自己檢底來說。他不能亡死。要曉得管仲意思。原是知道桓公  
 要重用他。自己檢底來說。他不能亡死。要曉得管仲意思。原是知道桓公  
 夫匹婦。在溝壑旁小。請久後人知道。姓相約死。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臣僕

是人名。公是公。是人名。公是公。

解。公叔文子。有箇家臣名僕。文子因他爲人甚賢。請與衛君。衛君遂用

與僕。僕的多。況且是自己家臣。殺了自己。誰肯與他同列。文子既知僕賢。便

不知有記。在當時實屬難得。他舊法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康是失位。治是管理。

解。孔子言。與季康子談起。衛靈公爲君無道。康子問康子。這人如此無道。康

子以不曾失位而死。孔子道。靈公雖然無道。卻會用人。這人有箇仲叔圍。他

管理宗廟的事。又接有箇王孫賈。原知兵法。用他管理軍旅的事。

這三人雖不純正。却各有才幹可用。雖然無道。也可以用他。又用得當。使他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非是解。

解。孔子說。于今人每好說大話。想受藉此數人。我猜度他的意思。任憑說

口。毫無慚愧。其實就他這不慚愧。必至出季靈醜了。如何能教與得。如

死。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陳成子是齊君名恆。

解陳成子在齊國專權。要弑魯哀公。這了齊簡公。孔子聽聞此事。先在冢中地不容。自己須加時。請我公發兵去討他的罪。哀公聽了。你去這話。無奈三子等。聽他們商議。羅。孔子不肯自己發兵。又叫我前去。從三子。聽着到三子家中。把話說他。那三家都是權臣。與陳恆是一路人。如何肯殺多事。因陳恆犯了弑君大罪。凡天下為臣的人。理應同心憤怒。要立刻除解。他豈是我從前也曾隨從大夫桓桓後。所以不敢不告。若是可以。也不來說了。

子路問事。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是冒犯。

解子路問事。君是要如何。孔子道。事君無非長要遠慮。須要一片至誠的心。事君要真。處處實。實。不敢有半點欺詐。自己既竭盡心力。倘若遇見君有過失。又不忍坐視。必要直言諫諍。可以算得盡心了。顏色被君惱怒。也不就長禍發。這樣事君。可以算得盡心了。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是上到極處。

解孔子說。君子小人。在天理上用功。不多。只因君子一心用在天理上。高

到極處。便與聖賢相同。小人一般。用在人欲上。低到極處。便去禽獸

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解孔子說。古人爲學。身。今人也爲學。但爲學的念頭。卻有不同。古來爲

學的人。大半法名釣譽。一心想干求人辭。是爲己的念頭。那爲己

過。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鍵伯玉是衛國大夫。名。

解孔子到衛國時。住在鍵伯玉家中。來的人。很敬重他。伯玉思念孔子。差

只常常用功檢點身心。想要做些小事。那使者答覆。夫子在家。別無他事。未

來的意思。可以算得好使者了。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解。曾子諷易經。卦象辭。因說隨的。凡人有身。就有現處的分位。有位就有責任的職事。有事就有應隨的心。思。這是自然如此。恒分位。有定。就定。思無定。往在有人。而不去思。越分內的事。反把分內的事。推下。不但越本分。且必裏思想事理。錯在他分位以內。從不出他分位以外。想頭。所以象辭上說。君子思不出其位。這是夫子吃緊教人的話。君子思切不可忽略了。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解。孔子說。凡人學問。言易行難。君子最怕言易。所以開口便說。著手必

及。行不難。如此。自然一言不精。一行不難。變得不做。成君子所恥。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有道也。

解。孔子說。君子道理有三件。並無一毫罣礙。斷然是不惑的。第一是仁。是知者。他知事理看得透徹。並無一毫罣礙。斷然是不惑的。第二是知。是勇者。他正氣養得充足。並無一毫畏怯。斷然是不懼的。第三是道。是我能做得到。死。這三件。夫子做得了。這是我能做得到。死。這三件。夫子做得了。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解：「子貢平日最喜評論人物，將許多人情言行用在一比較，只論其長短，這是非心並不考慮自己的得失，因說他這事，把心用在外面，只論其長短，這是非及，那有閒暇時候，去管別人長短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解：「孔子說：『凡人要有才能，何愁的？自己一無所知，或沒有知己，這是有才無用，不着要愁。』」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解：「孔子說：『近世人情巧偽，往往在外面說許多好話，裏面卻藏着歹意，這人受他愚弄，毫不知覺，這固然是不得賢，又有種人心裏怕人詐，他未必詐的，也預料他必是詐，怕人不信，那未必不信任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



疾固也。疾是生是起。固是名。固是固執不遷。

名。——聽取功名富貴。孔子答曰：「桓公生於夷，桓公之不能一聽取富貴功名，這是我斷然不救的。」桓公遂出，遂上諸侯之議。若偏在一邊，便是固執不遷的人。我何曾不想周旋列國，林林卻又據偏在一邊，貨成固執不遷的人。所以周旋列國，林林卻又據偏在一邊。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是上好馬名。

解馬雖然善走。卻性氣惡劣。也靠不得。既名為驢。就在善走。有一隻

善走。是要請他。注意。引良。纔見他真可貴重處。再且如此。何況翁人。豈有不可以德爲重的呢。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德是恩

解或有獲厚遺人出來・終這個弊・往往各懷仇怨・互相報復・弄得不成世界・就是平日有

想的人，也用恩惠報他。既然用恩惠報他，那孔子的說，又用什麼弄了，但更有人有恩的，用恩惠報他，那孔子的說，又用什麼弄了，他直還報他，一切都是乘仇人，一不記從前舊恨，依我說，也就算答他好了。至真，我有恩忘恩，我必是以恩惠報他，也就算答他好了。至真，

子曰莫我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解孔子弟子們。忽然發覺道。就是外人。也知道我了。子貢問道。現在夫子還

數。孔子道。我平日為人。貧富貴賤。心裏平平坦坦。從來不敢怨天。專在學問上用功。那學問工夫。又別無奇妙。惟有我自己在下面。近裏切實下手。得到上知。但道從天出。心中理會許多道理。都是天罷了。

公伯寮翹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

如命何。總志是疑心。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夫子指季

解子路為季氏家臣。有贊公伯寮。來告知孔子。因說道。季孫聽了公伯寮的

話。頗有疑心。那公伯寮實在可恨。我就我的力量。也還能殺他。我把他

子。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色是淫

解孔子說。賢人隱居。竊為遠亂起見。但避法卻有不同。有因天下無道

地。又其次的。再其次的。因國君相待不好。暫且留住。俟見道義漸衰。去了去。

予曰作者七人矣。作是起

解孔子說：賢人去留。關繫國家治亂。國家有了七人。賢人必留。國家若亂。

就可想見了。

予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予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是地名。晨門是管早。

解平路出行。在石門地方住宿。有個晨門來問子路道：我從孔家來的。晨門道：我久聞

有箇姓孔的。他開辦列國。萬放不下一心。想要求盡。其責也。想來就是這個人

了。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是擔

草籠。鄭是簞。硜硜是石聲堅確。厲是和衣。

解孔子問往衛國。個然擊磬。有個擔草籠的人。他心裏想要求世呢。聽見

又說道：這人見識陋了。就歇。便歇罷。可比水深。就和水深是。水淺就揭。

居遇冰。因說這一天下人。都必定要就世。孔子與他說話。像個膠。世的心。如何放得下。若世亂便遷。一切不管。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高宗是商王武丁。諒陰是居喪。是死。解子張問。道。商書上說高宗居喪時。侯。三年不言發言。新君不言政事。

君初即位時。都是如此。只因這三年喪服。是天子至精。那太宰是國人。同是一理。先去世。為子的非常哀痛。何心談及政事。那太宰是國人。家事。都聽太宰吩咐。所以這三年內。也不發事了。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解孔子說。近時為上的人。往往說民精刁頑。難於使令。其實這病根。由於民不知禮。民不知禮的病根。又由於上不好禮。如果為上的真能好禮。一言一動。都合規矩。百姓自然不敢違抗。還能將禮法教民的。使百姓都知禮意。一個個曉得上下定分。百姓自然不敢違抗。還能將禮法教民的。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解子路問如何方是君子。孔子道。一。要修己。第一。是修己事。極多。愈上

卻在數字。把敬字作主。提提神。一毫不肯放過。那身上許多言行。只這條條。已便完了幾。孔子道。自己既修治得好。自然待人必好。親疎厚薄。一一都真治得。孔子道。自然大家相安。所以修己也能安人。這是君子的功效了。便都是人。百姓功多。也不過是人。便完了安人。孔子道。除自己以外。便都是人。百姓功多。也不過是人。便完了安人。孔子道。推到天下四海。那人心情理。總是一身。所以能安人。就能安百姓。工夫滿從修己做。起。君子只修自己一身。到了道德充實。由近及遠。說。到安百姓三字。他心裏還要抱教。你切莫看得太輕易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是孔子舊交。夷是薄袒。俟是等待。孫弟。

解禮法。因責他這。你年幼時。不知謙順。敬重尊長。到長大時。又不講

有才德。爲人惡說。徒然虛生在世。使他知過。雖無益。以後便合的改

了過。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

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闕黨是地名。將命是傳話。居是

解闕黨有個童子。也在孔子門下從學。孔子如他賓客往來。常使這童子

坐。從長輩行。須在後面隨行。這是禮當如此。如今這童子。不知守

論語解 卷七

一六八

道。我見他坐席旁在正面。又見他同長輩並肩行走。我所以使他傳話，不是求學問進益的人。只是想要快快長成的意思。這話，是要教他觀看賓主禮節。曉得不是長幼次序。學習這禮儀容。好變化他氣質。並不是另毀壞他學問。這

# 論語話解卷八

##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解孔子在衛，靈公一日問起行兵陣勢如何。孔子答說：「臣平日在家，只些。想至要對行軍戰國的事，如今見他一心只想殺伐，不懂得他必不能愛民，七日絕了糧食，明日便收拾起行，走到陳國，被陳蔡二國圍住，困在窮鄉僻壤，無從定計，就是君子，也本有窮困時候，但君子窮時，雖然身處極窮時候，能守道不變，不像那小人做了。」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解事。孔子一曰：「告人他說道：『你以我爲學，專在知識上用功，記以多聞多見爲得。』」

論語話解

卷八

一六九

了。我是不認理根原。我平日這學得。多。記得多。但有箇。熟。若沒有這。熟。應管零碎湊合。如何能成片呢。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解孔子得子路名字。告他說：「人心中所得的義理，叫做德。是從學問中得來的，實有了這德，纔能曉得德中意味。如今人不肯好學，不能有的德，所以就曉得德中意味的人，也就很少了。」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解倒爲說。究竟也天下不能全不費力無所作為舜一除非聖人有或德化民意可以不用來不用作焉。天更豪五臣輔佐。第一是政事。舜全然不消費力。所以爲古今又接堯的後手。

俞南：外面還有何人事物？只見他恭恭敬敬，真是神化了正坐。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

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

書諸紳·寫是厚·翁是鑿·翁是北狄·州是二千五百家·參是並立·與是車

解不張問人。要如說話到處行得去。孔  
子道。凡事要厚。又說。與人交。言必信。行  
必果。此就走的國。蠻北狄別。裏行不得去。  
險詐。義薄的人。不但別。裏行不得去。就在  
自己家鄉。一州一里地方。也是



半如何行得去。金允不。忘言。行是耦然。甚不立時發也。須將這他參立。在數四前一。終。頃。或是偶然在事時候。也。此也。見他信。在車頭。自然。人無從何處。出不。能。項。刺。離。開。這。理。然。後。說。出。話。來。必。是。這。信。自。然。人。無。從。何。處。出。不。能。就。是。我。講。的。話。寫。在。大。帶。下。痛。再。後。時。刻。行。看。不。去。的。怕。忘。話。這。是。聖。門。弟。子。後。人。隨。筆。間。忘。了。不。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解孔子說：「衛國有苗史魚。這人真算得直了。因衛君愛強子，我非便說非。」

伯玉、自己已不說不能進賢時侯。不肯一物分附與子。一般不要的寶物。就是國庫中無邊時君。  
這種人。不但國家有進賢時候。他爲人也像箭一樣直的人。但史魚雖是君子。他平日品學俱優。才德兼備。國家多本領。却要用他。就使出任。國家於人。或不能用處。他就合便。  
然平日許多本領。却可以用他。就使出任。國家於人。或不能用處。他就合便。  
又更比那史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解孔子說：『我平日所講道理，有不可以與他說的。』  
 有不可以與他說的。『但凡人材質高下，各有不同。』



人。鄭整。淫。佞人殆。為邦是治國。遠是驅逐。殆是危。

子好意思。令叫假天有四時。股。割十二月爲歲。周朝用子開爲丑首。意取天假地  
用。夏閏月作實月爲歲首。再取切近。於實的意。須做人夏。朝廷今正氣可  
毀朝制。豈最好是轎車。後。古來。周朝又創。金路玉裝。飾朝未出許多形式。而且始易損  
名。是以費貴幾等。轎車。後。古來。周朝又創。金路玉裝。飾朝未出許多形式。而且始易損  
爲是。不知殷朝木轎樣素楚蓋。可以治久有翼。蘇治。到周朝纔變造精緻。卓  
多費工料。一見。漢書在項上。此古時中景觀多了。華美治。而且形模不戴。周朝。竟  
成爲要作樂。至。樂律。用三代之法最好了。以燕不如虞舜。樂爲最善。這恰有既  
該使一件是使人不可不戒。那時候治通有的兩件。一件是已全備。必要禁絕  
俗。巧匠小人除去心術。治道如聚命。衰亂呢。

解此是說一帶人有近識淺識之往往往只想到近處想不到遠處。殊不知遠近  
 生出一著遠裏却不須著深。思遠處。策長計謀。也不見怕癩目前。便費了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解孔子說：「凡朋友聚會，須互相勸戒，諒諒正理，方是有益。若但相  
實手裏明，響那些小不機巧的事，以為得意，這樣人，性情既已放蕩，  
心術又習成狡猾，不但德行無益，還怕招惹禍殃，像這樣的人，真  
的是難說。」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實是誠

實是誠

解孔子說：「凡為君子的人，須先認定義字，把他做箇骨子。一切處事，  
像節，卻又不得這箇義字，這義字只是道理的當然。若要行時，還須有許多  
儀節，卻又不是禮，及到行出來時，又須謙恭退讓，不可有一毫矜張氣  
象，卻又不是在外而修飾，須內中先有一片誠實的心，就能做得成。」

算得如此，可以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病是抱

解孔子說：「君子所抱愧的，只怕自己沒有本領，別人卻不能致君釋民，便  
知已因此無能，又不願，這是我不用我。」

並非自己無能，又有甚麼可抱愧處呢？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是

解孔子說：「君子平日勵志為學，原是為修德起見，並不是要求名。到了德行  
成就時候，自然令人景仰，就是身後以後，也還有聞名生慕的。若平  
日處德，這一生竟成虛度，到後來一事無成，當時既無可表見，身後更  
沒人稱道，這一生竟成虛度，豈非恨事？到此，如何能不發憤圖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解。孔子說。凡人生學問德業。是自己做主的。君子所求。推在學問德業。

化。庸。新。所以必求己。求己的志高。品亦高。究竟徒然失己。而是可以

小人。太分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解。孔子說。大凡天性孤介的人。尚理不尙氣。並無一毫爭競。何至有爭。又

有世故周旋的人。從公情面。並無一毫賤侮。何至有黨。可見君子

與人。全從學問中來。豈是容易做得到的麼。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解。孔子說。凡處天下事。用善於人。見善。但所取不同。有人見善。所以君子在

方。雖舉用。切不可因有一二善言。就去舉用。而人。以致誤事。這是為

用人。無足取。理。應如此。不可廢棄。若因人廢言。所言。理。便不當廢了。就

予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

解子貢問道：「爲人難，理甚多，不知可有一句話，能終身行得，度只個子，各人心去體貼，但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生出許多不好的事。若能終自己身上，把心已看成一體，自然順理，便是大公無私，豈得不終身可行，度不替得。」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譽是毀謗，譽是稱譽。

解孔子說：「我平日待人，全是實心實話，從不肯毀謗人，也不肯過譽人。將來必活到此地步，所以預先告他，究竟並非過譽。如今毀人譽人的，這些妄說，不問是非，殊不如天下人民，都是經三代聖王教養來，如何可任一己的私心，便廢了天下的心胸？」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較是

解孔子說：「古時風俗醇厚，所以前輩爲人，大都作事謹慎，待人忠厚，

妄造的好處，如今風俗衰薄，也肯借人乘騎，並不吝惜，這都是前輩的好處。」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解孔子說：「世上有一種巧言的人，爲害最大，他終無作有，指是爲非，又解孔子說了這話，無主，連本心德行，都被他攪亂了，這是最可恨的。」

有兩種小不忍的人。也能害事。一種是寬柔太過。明知那人弄惡詐。卻又牽就私情。不忍決裂。以致養成大好。一種是性體飛急。稍有觸忤。便就忍耐不住。動念相爭。以致釀成大禍。斷不可用了。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解。孔子說。好善以惡人。當棄。不可。但庸衆的人。往往爲私心蔽惑。以致審察。果是惡人。方纔可棄。善人當取。不可因衆人好他。便要相信。果是善人。方纔可取。若無真知灼見。但聽外人的議論。如何能信得過呢。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解。孔子說。道體最大。卻全具在人心裏面。只要人肯盡心去求。那道便越推廣。廣。心盡得一分。道便得一分。心盡到極處。道便大到極處。一個見道。本在人。果肯用力。人。便能開拓這道。不是道在人外。須另尋人。他無索那人。何了。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解。孔子說。人自聖人以下。都不能無過。但有過不訪。只要肯改。肯改。已偏性空無慣了。久後如何得消除。來。這就成了有心的過。永遠不得消除。來。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解題野說。天不事。未有不學而能的。屬生思想。想到如何可得。我嘗因思想

專心思想。究竟思慮。思慮。自然有見。何苦枉費心機。不如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餒是

解。孔子說。尋常小民。只知謀食。不知謀道。譬如耕田。鋤耨。凶年。其中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

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蒞是

解題野說。修己治人。同是一理。能修己。就能治人。有知識聰明。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解孔子說：凡要知得他的長處，但君子量宏，聞君子實在可以受大任，小人志卑量狹，斷不可以受大任的。卻他也有些聰明學巧，在小事上說，往往可以見長，若不能分別人品，只就才技上取巧，必然說君子豈不大錯了嗎？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是人，

解孔子說：水火能養人身，是不可一日無的，但人有身就有心，須以心設水火，要緊更甚於人身，後有仁便是失了人心，可見人不可一日無仁，比水火更緊更甚於人，且水火能養人，也罷，害人也罷，我見有蹈水火而死者，又見蹈著火裏燒死的，人却知要求水火，爲什麼不肯求仁呢？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解孔子說：弟子侍先生，凡事都應該推讓，惟獨講到爲仁的，須要自己承當，勇往直前，不可以推讓先生，因此這仁是我本心自有的，不比外物，在我身外的，當仁，並不是我本心自有的事，如何還要推讓呢？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是正固。

解孔子說：君子做一件事，只守定的正理，只守定一句話，終始不變，改不，所以可正理，不可行，定要如此行去，自以爲守得堅固，殊不知君子只要守一

小信。成而不守。得堅固。豈是講一種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解孔子說。大凡爲官事。總要把握官事當作的官。就當盡心操守。若做該辦的

的道理。至是所食。的俸祿。原是本身應得的。官便全然是爲了。一層。如何還預先計數。若當先。便計較。俸祿厚薄。這做官。便全是爲了。一層。如何還主。心報

子曰。有教無類。

解孔子說。天下有爲善一類的人。又有爲惡一類的人。但須是與我同道的人。方

教。如有善。可見天下無不可教的人。又何必分善。類惡類呢。也可化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解孔子說。凡代人辦盡事件。固然也要盡心。但須是與我同道的人。方

能。若不與我商議。我也只得推辭不管了。就是

子曰。辭達而已矣。

解孔子說。凡爲文辭。或辦理。或辦事。或記載人物。或抒寫性情。原

不要華麗好看。若發沒有文采。反爲不美了。詩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持贊者。

解：魯國有個贊者，假樂師的名，冕來見孔子，孔子請他進來，走到階前，孔子又告他說：「這是階。」

名：是席了。師冕坐下。還有同來的衆客，也都坐下。孔子又將衆客姓

姓：都了出來。子張因問孔子：「這是。」方纔夫子對師冕說了許多話，這都一

道，這處當如此。孔子答還正是：贊者無目，諸事不能自見，須有一人在身旁扶持，指點他，纔能不致錯誤。我方纔

所說許多話，原是扶贊者還理，應當如此。

###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據是地界。夫子指季氏。兕是野牛。柙是位。楨是柱。顓臾是魯國。

解

魯國有個孟孫小國，名叫訕夷。是時季氏專權，魯國所有人民稅賦，都被季氏與孟孫叔孫三家分去。惟有附庸小國，仍然臣事魯君。季氏

忽然想起兵攻伐他。是時冉有季路二人。爲季氏家臣。來告孔子。冉季氏將要起兵去伐顓臾。孔子責冉有道。求這不是你的過失麼。

故去伐他。而小國是周先王封他在東蒙山下。主東蒙祭祀。豈可無  
 敬。邾邾然且薛魯暴近。在魯國境界之內。向來服事魯君。為魯而

季康。是魯國社稷的外臣。何苦要去伐他呢。冉有說。這伐顓臾的事。是季氏主意。要如此。我二人爲臣的。都。不。願。意。伐。他。孔。子。道。求。你。

力爲國家做事。方可就位。若是力量不能做的。須自己退休。纔是。若出

任主上遇失。不去勸阻。可比那扶持瞽目的人。還要他用他扶持幹甚。

任憑虎兇跑出在國外。他也不管。這句話更錯的人。請問看守虎兒的人。

臣中：他也有季氏的責任，也說不是自己願意，不是你的過失，還是誰人的過失？

失 磨

曰。今夫黷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

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

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論語註解 卷八 一八三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失呢

失曉



非天子不敢專制。大權都從天子出。諸侯不得干預。便有從諸侯出的時候。諸侯不敢竊天子權柄。大夫便不敢竊諸侯的權柄。諸侯又不敢竊大夫權柄。這權柄來。那處失去。大約從諸侯出的。不過十世。少有不失。從大夫出的。不過五世。少有不失。若諸侯專主國家政令。這都是天下無道的大權。若是天下有道。就是諸侯以國政。也不應在大夫手裏。有無道的大權。安能被他奪去。至於諸侯以國政。便是應在大夫手裏。有無道的大權。臣不敢妄為。就是庶人也都。不願離親。不敢我下。謀國事了。

孔子曰。祿之去宮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這是及。三桓是季。叔。孟三家。皆桓公後代。

解孔子說。諸侯稱一。理應從公室出。所以名為公室。大夫各分氏族。所以名為大夫。自季武子專執大權。到季孫叔孫。從旁幫助。公室既弱。國政下

於季氏。四世了。不如大夫專權。不過五世。少有不失。所以三桓的子弟。一一代了。不如大夫專權。不過五世。少有不失。所以三桓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

佞。損矣。諒是信實。便是口善能說。解孔子說。人生為學的人。有這樣要緊的。受損的人。也有三樣朋友。第一是

要交那正直的朋友。他心直口快。沒有個護心。我有過失。他必直言相告。使我知改。第二是要交那信實的朋友。他心直口快。沒有個護心。我有過失。他必直言相告。

斷不肯去交際。熟習如徐的，朋友又或他交惡善鄰。偏我朋友故。他又甚有遇意。他討人喜歡。與他相處。沾了他的看氣。並沒有真誠意見罷。又或他相處。看了他的言辭。最能使我見識不同。豈可謂朋友。自然要受損了。同時一般交友。損益大異有不同。豈可謂朋友。操擇既受。

○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孔子說：「凡有三樣喜好的事，第一是有損益不同。那受益的人有三樣喜好的事，第二是自然能消惡念，不外故。第三是好友多。第四是好人善友既多，有諸事都可領教。」

自然志趣自得，意安焉。三樣喜好的事，好處是受益的。又若好騙戲耍玩的人，性情醇樸，不務正業，那裏還肯親近賢人？有這三樣喜好，必是受損的人。沈了喜好的事，損益也不可不謹慎揀擇哩。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愆是過。瞽是盲。

解孔子說：「凡有德有位的人，不可不知。」都是我應該尊敬的。若席待君子談話時，有三樣越過，不可不知。一樣是君子說話，未曾問到自已。





人豈不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困是人，是鈍。

解：孔子說：這是凡人資質不同，千鈞有四等。第一是天生聰明，自然懂得許多道理，這是最上等資質。千鈞有少見的，第一是天生聰明，自然懂得許多道理，這是最上等資質。千鈞有少見的，第一是天生聰明，自然懂得許多道理，這是最上等資質。

便已通曉，這才等的資質，也就很好得，就是天資的靈，不能顯悟，又要發憤爲學，久後自會開通，這也算得又次等的，倘若天資鈍，又人懶，須勤學，這是一輩子的長進，可以漸入長進，何至流爲下品呢？可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解：孔子說：君子平日爲學，真真用心思想，但說大段裏說，約有九件，要得情變，不可有一毫含混，接人的顏色，不可有一毫驕慢，所說的話，須

要說得忠實，不可有一毫虛假的事，就要想着問人，處心謀義，不可

有一毫怠玩，至於心中有一毫懷疑的事，就要想着問人，處心謀義，不可

藏著胸中，愈生疑惑，心中有一毫有終的事，就要想着問人，處心謀義，不可

當得，不可貪得忘義，壞了平生名節，容易成此件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是是是

解孔子說。古人說。有一等人。見了善事。便忙趨赴。便手探囊。便怕走不穩。一般。

想見。真如好善惡的人。於今還有。我曾見過幾人。是。與我所聞古語。相異。古人又說。有一等人。他處居時。不是要清高。是。要。與聖賢學問。求從他生平志願。他出仕。不是要榮耀。是。要。行君臣大義。我。聽聞有這等。這等。這等人見義。極高。器量極大。是個王佐的才具。我。聽聞有這等。

古語。卻未曾見有這樣人了。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

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是是是。首陽是山名。其斯之謂與。

解齊景公生為大國諸侯。學說他養的馬匹。就有千駟之多。可謂富厚已極。至身死之日。百姓無有一人稱贊他的。伯夷叔齊。弟。兄。讓國。屢居。

極。又因武王滅商。不替食周朝米粟。竟至餓死首陽山下。可謂貧困已極。至今數百年。百姓仍然大家稱贊他的好處。可見為人在世。不。定。要富貴。只要實行與衆人不同。正是說的是幾代。詩經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

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達其子也。伯魚是孔子兒子名鯉。是是是。

解

陳亢問子伯魚曰。你是夫子的親兒。夫子教你。自必加倍用心。到底你

有一天。夫子在庭上獨立。經了從前旁走。但過。夫子問人。皆可曾學詩。而

氣。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習。就養得和平。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庭上獨立。如有語言。經因此。這後

# 論語話解卷九

##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臣名虎。弱是送。至是屢次。好是趨去。亡是應聲。

解。季氏有國。臣陽貨。一有名的人。桓子懦弱。托持政事。要專魯國大權。因致意。無奈孔子不來。陽貨見這文上說。孫聽孔子不在家時。士不在家。拜受。必須上門拜謝。因此心生一計。孫聽孔子不在家時。士不在家。這一個滿堂的小猪。去。往他家拜謝。誰知走到半路。竟然遇着這個意思。陽貨見了孔子。不勝大喜。因對孔子說道。你往前來。我要與你說話哩。這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這算不得仁。可以算得智麼。孔子道。這算不得智。好幹事。却屢次錯過了時候。這可以算得智麼。孔子道。這算不得智。如今魯國六年紀。從前兩日。月都已經去了。可見人是要及時幹事的。怕天未必能永遠與我。我如今也趕緊出仕了。孔子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解。孔子說。人性本來相近。習氣有遠。習氣好的。不同。趨其本性。趨遠相近。趨遠趨

不好。趨去趨遠。便說他本性不同。其實那本性何嘗不同呢。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解。孔子說。人性本善。氣質雖有不同。也都可以轉發。為善好的。也會變

好。惟有一種上知的人。他秉氣極其清明。天下道理。生來自然通曉

人。又豪私欲甚重。就有朋友勸導。他聽不進去。其心中。其。便都可以轉發

氣質自然變化了。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

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解。子游為武城宰。用禮樂教民。夫子到武城。聽見各家都有琴瑟詩歌

聲。心中甚樂。微微的一笑。說。武城是。小邑。竟用禮樂教民

會。未免小用了。禮樂是個大道。人必要用牛刀。死。子游答曰。從前便

自然能治養仁心。所以便到武城。就在下的小教民。原是蒙夫子教訓的。義理

子張曰：子先說。因向黃伯的門人說：這不必用牛刀。不遇一講戲談了麼？這話說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解：子張家臣。公山弗擾。爲邑宰。他據了費邑。當時。季氏使人來召。子張去。既不行。沒有別處去。也罷了。何必要去公山氏那裏去呢。孔子的話。凡來召我的人。難道是些空話。不成。必然要我用我。如果孔子的話。我就與他未必要用我。與西門。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快。惠是有恩。使是用。

解：子張美爾。能行這五件美德。無。孔子說道：仁道在心。發在外面。可以多得仁了。子張請問是五件。孔子道：第一要恭敬。第二要寬容。第三是信實。第四要勤快。第五要與人恩。第一要恭敬。第二要寬容。凡事都從心。自然能得衆。心。能信實待人。自然能受人敬。自然人都倚。人都倚。自然不肯。自然日用見功。能有恩。

佛胎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是晉大夫。趙盾家。

註：佛是晉。里是衆。緇是黑。磷是大皴。

解：晉大夫趙盾家臣有個佛肸。爲中牟邑宰。他背畔趙氏。使人來召孔子。

解：助他。孔子想往那裏去。爲中牟邑宰。從前由曾襄見夫子說過。凡人親

自在身上爲不善的事。譬如君子必要拒絕他。不善的人。夫子要往那裏去。

如今佛肸占據中牟。背畔其主。是個爲不善的人。夫子要往那裏去。

又是何使不得。孔子道：不見那極堅的東西麼。但我想往那裏去。再不得薄。

本領。那不善的人。何能損我的德行。我每逢人召。常要去。無非

是望人用我。可以教化的意思。我豈同匏瓜一樣麼。那匏瓜挂在

架上。却不能吃。是個無用的東西。西人豈能像匏瓜一樣無用呢。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解：孔子告子路說。由。你可曉得。人有六個名色。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有六個蔽。蔽的病

人說我仁。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名色。却不肯去好學。講明仁的道理。

人說我一味要從寬厚。這便好這名色。我既好這名色。却不肯去好學。講明仁的道理。

人說我一味要從寬厚。這便好這名色。我既好這名色。却不肯去好學。講明仁的道理。

人說我一味要從寬厚。這便好這名色。我既好這名色。却不肯去好學。講明仁的道理。



[illegible]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邇，是呼門人。興，是感發。多，是記。

解孔子呼門人說道：「小子們！不去學詩，詠而可以感發我心志氣。」詩三百篇，無非勸善戒惡，詩

主所喜言。列國風俗笑。黑却並無一毫可以爲之。觀人時可以得知失。或有聚和崇道之詩。又贊  
離楚楚之詩。詩中所愛國。人神夢物。無不盡具。惜一毫念起。大使人可以知處  
說。最大是學文。便知爲子之理。便知爲子之理。事。就建其說。草木。許多  
目類。以詩見聞。學詩有這些空處。豈不可以多記得。爲快不去學。咄。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

也與。是詩經開首二卷。

解。此詩。告伯禽。說修身齊家。化行南國。實事。你可曾在這兩卷詩上。用

功。要。這。個。理。是。人。生。最。切。近。最。要。緊。的。事。人。若。不。學。周。南。召

南。不。明。這。個。理。眼。前。事。便。行。不。去。就。像。將。面。正。對。着。牆。站。立。一。般。眼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上。講。排。其。實。先。王。所。傳。的。禮。只。在。鐘。鼓。上。推。敲。其。實。先。王。所。傳。的。樂。只。在。玉。帛

上。講。排。其。實。先。王。所。傳。的。禮。只。在。鐘。鼓。上。推。敲。其。實。先。王。所。傳。的。樂。只。在。玉。帛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是威嚴。是軟弱。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是。長。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解。此詩。如。今。人。這。也。說。禮。也。說。樂。也。說。禮。上。用。房。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

已說他是鄉裏長厚人。其實他本裝做老實。這種人。討得大家歡喜。人若辨不清。學了他的詭計。豈不可惡死心。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這是說。塗

解。孔子說。如今有學的人。偶然得聞善言。須要留心體會。勉力奉行。方始成

人說的話。這人。好像行路時聽了一字句話。等不得到家。心中全不要相干。如何能有成就。豈不是把自己德行丟棄了麼。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夫是卑

解。孔子說。世上有一種卑劣的人。叫做鄙夫。這樣人。豈可引薦與他

的做事麼。鄙夫行徑。聚合鑽營。當未得爵祿時候。百般求與他。生怕得不到手。及至得了爵祿。還不敢心。又怕會失去。但凡有了得失的心事。便一心只要保住爵祿。別的都顧不得。就是世間極壞的事。豈

再沒有做不到的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

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疾是毛病。亡是病

解亂好說。不但要氣貫古人，好處的沒有，古時人也有三種毛病。不但今

古人有毛病，在的毛病，不還是任意新說，古人有拘持的毛病，如今人不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是正。

解亂好說。我生平所惡有三件。凡顏色以朱爲正。那紫色是半紅半黑，正

色奪了。這一件是可惡的。鄭國詞曲聲調最淫。這一件又是正聲。惡的人

子曰。子欲無言乎。子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解亂好說。我教弟子留心體察。無奈弟子們。早在我言語上求通。我

不會說的。大家便不留心。這道理。豈是說得盡。夫子我如今也要不

三子子如何能傳達夫子之遺教。孔子道：「這原是說不盡的。」其實我時流行，無一刻停息。這道理便明明白。一件在眼前了。天何時有言語。人只要肯留心體認。這道理便明明白。一件在眼前了。天何時有言語。教人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是傳

解：孺悲與孔子素識。曾提孔子學過喪禮。後來因為做錯了事。孔子甚不

喜。就他有一日想：「要來見孔子。孔子不肯見。使人辭他。」說是有病。不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

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期是滿

是倒。段是盡。升是登。疑是

解。幸我問道。凡人。有父母。喪服。必。要。三年。其。實。只。須。周。年。也。就。算。久。歲。

節。必。然。道。志。盡。也。壞。了。三。年。不。得。習。樂。那。音。律。必。然。生。疏。樂。也。闕。了。

禮。禮。本。取。大。的。春。取。始。物。夏。取。長。物。秋。取。熟。物。冬。取。藏。物。四。時。取。備。又。重。新。改。換。可。見。天。時。人。事。俱。已。更。變。非。舊。居。喪。到。了。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若。其。年。便。止。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吃。的。是。藜。藿。穿。的。是。粗。布。衣。穿。的。是。素。衣。

解的第一是要以義理爲上。能盡義理。君子可以盡得勇力。孔子道。爲君子的只有義。必然有義。必然凌人暴物。生出禍亂。勇。爲下人的。只有勇。便有義。許多大弊病。如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許以爲直者。

解。有惡。惡稱人之惡者。第一是惡那好義與別人。不知可也有惡。惡的人。孔子道。君子也。所以可惡。第二是惡那好勇力。好毀稱上人的。這種人。目無尊長。所以可惡。第三是惡那好果敢。不通事理。這種人。任性妄爲。所以可惡。第四是惡那好攻訐別人。陰私自以爲直。這是很毒人。罵更惡。

又有惡。第一是惡那好攻訐別人。陰私自以爲直。這是很毒人。罵更惡。又有惡。第二是惡那好勇力。好毀稱上人的。這種人。目無尊長。所以可惡。第三是惡那好果敢。不通事理。這種人。任性妄爲。所以可惡。第四是惡那好攻訐別人。陰私自以爲直。這是很毒人。罵更惡。又有惡。第一是惡那好義與別人。不知可也有惡。惡的人。孔子道。君子也。所以可惡。第二是惡那好勇力。好毀稱上人的。這種人。目無尊長。所以可惡。第三是惡那好果敢。不通事理。這種人。任性妄爲。所以可惡。第四是惡那好攻訐別人。陰私自以爲直。這是很毒人。罵更惡。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小人。是奴。解。孔子道。天下惟有女子。不肯恭順。若人。遠了。他又忘恩。拔他。親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解。四十。凡年壯到了四十。不是少年時候。學問應當有成。若到了

少壯時。不能令人敬重。還要惹人厭惡。這由他平時不肯立志爲善。把

人要爲善。須要及早加功。切不致怠惰。接延。以至到老無成。豈不後

悔莫及。

微子第十八。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箕子。國略干。

微子。

解。微子。殷朝有微子。微子是紂王無道。中有一箇賢臣。一個是紂王底出的哥

存。祖宗的祭祀。還有一個封做箕子。一個名此比干。比干。二人都封王

同宗。叔父。箕子。見紂王無道。諫他不聽。因此比干。被紂王囚。王

殺。殺。比干。比干時常敢諫。紂王大怒。把比干剖心而死。孔子談起這

段故事。因說。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孔子談起這

段故事。因說。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孔子談起這

段故事。因說。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孔子談起這

段故事。因說。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孔子談起這

段故事。因說。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孔子談起這

段故事。因說。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孔子談起這

段故事。因說。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孔子談起這



臆正惠答道。今世人情。高陵邪曲。仍是不愛正直。到真替然。我若必不  
至三歲。若我肯效。用邪曲的行徑。去事人。魯國必肯用我。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  
也。孔子行。

解。孔子來到齊國。季氏爲下卿。知敬重孔子。商量待孔子禮貌。因說魯國  
只好在季氏。但王通一時。難以見效。我年紀已老。如何能待。王通  
不能用他。孔子無言。此言。聽得景公不能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解。魯定公十四年。季桓子用孔子爲司寇。並代行相事。爲政三月。魯國

美女十餘人。教以音樂。送與魯國。想魯國不稱。從生出一計。魯國  
臣樂。卽便受了。教以音樂。送與魯國。想魯國不稱。從生出一計。魯國  
臣樂。卽便受了。教以音樂。送與魯國。想魯國不稱。從生出一計。魯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馳

從政。是出仕。

解

孔子到了楚地，有一班士，名叫接與，口中唱說：『在孔子車前走過時，

出見，如今天下無道，焉有要道？』豈不是齊景公從前已往的僂夷，是不能讓天下將來日子還長，就此回頭，還來得及，敬了罷？嚴了罷？因想自己世的人，是算危險的，孔子聽了他歌意，知他是要勸我，謹和接與見孔子，孔子也就說說索他何了，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然不樂，是是是。

解：孔子從美國回齊，走到某國地界，遇見兩個人，一名長沮，一名桀溺，他二人作伴耕田，孔子從路旁過，因要渡河，等不著渡口，使子路下

車去，問他二人，請他指示渡口所在。孔子去問長沮，長沮道：『那手執耒耨，在車上的人，是誰？』子路道：『是孔某。』長沮道：『是魯國孔某，子路又的，何必問我曉？』子路又問桀溺，桀溺道：『你是在外，自然是知

榮。嶺之字叫做嶺。由。榮。嶺。這。你是魯國孔子的徒弟。度。直。往。下。流。不。錯。處。皆。然。再。不。得。同。顧。了。又。誰。能。改。變。得。這。天。下。呢。那。孔。某。到。這。處。奔。做。這。叫。日。與。這。國。人。不。得。同。往。那。處。明。日。與。那。國。人。不。合。又。誰。到。這。處。奔。做。這。叫。從。孔。某。做。個。這。人。的。士。徒。勞。不。與。世。上。俗。人。往。來。做。個。這。世。的。士。徒。與。其。得。自。在。些。理。榮。嶺。說。完。一。面。攝。土。護。攝。做。個。不。散。也。不。去。他。彼。口。所。在。子。路。無。奈。走。回。把。二。人。的。話。告。訴。孔。子。孔。子。稟。了。心。中。懷。然。不。樂。因。說。這。天。生。我。為。人。那。些。飛。鳥。走。獸。還。有。誰。可。親。呢。既。與。世。人。相。親。與。他。同。聚。一。處。的。我。若。不。與。世。人。相。親。還。有。誰。可。親。呢。既。與。世。人。相。親。與。自。然。痛。苦。相。關。豈。能。坐。觀。世。亂。忍。心。不。救。呢。想。要。與。他。同。聚。一。處。了。人。得。脫。我。也。落。得。安。居。自。在。不。必。忍。心。不。救。呢。想。要。與。他。同。聚。一。處。了。人。子路從而後。過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竹筴。植是立。芸是去草。

荷杖是負。蓀是

解。子路從孔子出行。因事落後。遇著一個老者。把拐杖負著竹筴。在田

裏。我知這老者是你夫子。因禮貌。既不肯勤勞。五穀種類也不能分別。

子路看他把草去完。見天色的模樣。就留邀他。於是拱手站立在旁。等候老者把草去完。又兩個兒子出來他家。情意甚好。當晚。黃幾升黍米飯。敬待子路。次日天明。子路辭了老者。一路前行。趕上孔子。把昨夜事告訴一聽。孔子道：「這人真是賢良。」便叫他出者。提行李。使子路同轡再去見那老者。孔子道：「這人轉去。及到我家。勸他出者。早已預先走開。住別處去了。」子路因是孔子的意思。告他家中人說道：「人生在世。五倫中君臣算一大倫。這是義理當然的。若不肯出仕。便是沒有這義分。就如家中長幼禮節。這也是五倫中一事。斷不肯出仕的。難道君臣分義。不是五倫中事？」如何可以廢棄得此事？斷不肯出仕的。只爲要自身猜嫌。卻不知已亂了大倫。君子所以不能行。原是要行的。大臣大義。盡我就世的心願。如若如今時勢。正道必不能行。原是早得了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是隱居無位的人

故是狂次序。

解國交。屢屈伯歸送的人。此外最有名的是伯夷叔齊。其後的事蹟不傳。也因難  
下惠。是魯國七人膏下有少連。是東夷人。都是不肯求合於世世的。孔子  
一身批評這七人膏下有少連。是因說這七人膏下有少連。不肯求合於世世的。孔子  
守身極清。不肯膏有污辱。這是最高尚的。比那始夷叔齊。覺得是降志。又  
說柳下惠少連。他兩人處世。略似隨和些。比那始夷叔齊。覺得是降志。又

等身了。但他說出來。卻能合義理的次序。行出事來。卻能合人心的思慮。這而樣就是他的好處了。又說的真仲夷。這他兩人處居不出。心還立身情節。故言言盡。也合世人心意。也就能居好了。七人行徑不同。卻都是立意要隱居。我的心事。又與這七人不同。成與成。成與不成。未嘗定以隱居為可也。未嘗定以隱居為不可。心裏空虛。成見的人。是無了。

太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太師是樂官長。其文更是不少。師。亞飯。三

鼓。是樂中。有兩耳。河是河內。便是樂中。便是海島。

解孔子在魯國正樂。那些樂官。受了孔子教訓。都深知樂理。後來見齊國去。做再飯的名。走往蔡國去。又有樂鼓的名。飯三飯的名。走入河內地方。管弦小鼓的名。武。走入漢中地方。還有那鼓少師的名。入了河內地方。管弦那管擊磬的名。襄。這兩入走得更好。竟走入海島去了。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是應作強。強是大疑事。以

解成王封周公伯禽為魯公。魯公臨行。周公教訓他道。凡在上位的君子。第一不可疏遠親族。親族是宗族。一本的人。若疏遠他。便是忘本了。至於大臣。不可信用。就不當用。既已用他。更須加意厚待。不可有猜疑。使他怨我。不能信用。其中有故舊的人。更須加意厚待。不可有

遇夫。也當空際。若役有大遷求全責備。必須略短取長。量材分任。如要用人。不可在一身上求全責備。必須略短取長。量材分任。自然人皆可。不至廢事。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騅。

解。成王時。有兄弟八人。同時一母雙生。第一次雙生的。名叫伯達。伯

騅。第二次雙生的。名叫仲突。仲忽。第三次雙生的。名叫叔夜。叔夏。

當時人稱為八士。這都由國運昌盛。人才多。所以有此美事。不比

那等帝辛

壞了。

# 論語話解卷十

##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是致是

解子張說。凡爲士的人。見著危難時候。寧可將命送去。不肯躲避。見

的心。當居哀時候。必思盡我哀痛的心。這四件是忠義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是真切。篤

解子張說。人若修德。須要能守。既守了。卻須量寬弘。纔能擴充此

德。若守得太狹。不能寬弘。那便就有限了。人若信道。須要能

切。既信了。卻須意念真切。纔能實體此道。若信得淺。不能真

的人。不足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

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

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嘉是贊美。矜是賤

解子夏的門人。向子張問交友道理。不可交的。就拒絕他。子夏說要如何。門人客從

與我平日所聞的不同。凡為君子。天下都要尊敬賢人。又合容虛敬的人。贊美善人。又聞衰憐。那不能的人。我。若我。大賢人。這些人。我。一個不可保全。又敢拒絕人。豈不可。此子夏說。不賢。雖不免說得過高。不合中道。大賢人能容人。這緣是中人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解子夏說。一切小技。若做到精工時。都有道理在內。就是耕田種菜醫病。這

理大小。所以君子不做這小技。不能流實。專心大道。不致誤用。精了。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是

解子夏說。凡為學的人。一日一日。知識漸進。又須結合。從前見識所無的。如今

起。修。這樣用功。可以算得好了。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解子夏說。仁是人心上天理。如何存得。須要為學。不可走入邪路。一。能

了。要。心。也。須。近。身。緊。要。事。上。去。思。不。可。疑。空。妄。想。若。能。如。此。用



功天理。使心志專一。不致向外走作。那本心自然肅存。無微。仁便在裏面了。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是作坊。我是窮極。

解子夏說。凡百藝工。藝。萬要身。在作坊。專心做活。始成能事。所以君子學。也。須專心用功。當與朋友講習。專心做活。在作坊做活。都那百工成就。何況君子爲學。若不能專心用功。窮極理。豈有不有。那百工呢。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是掩飾。

解子夏說。凡人無善。若小人。都不能無過。但君子有過。即刻更改。不待數人。並且自教。所以過處。起多。到後來。竟無所不至了。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是嚴正。溫是和。

嚴正。溫是和。

解子夏說。凡人見君子時。覺得有三變。起初遠望。見君子說話。又覺

得君子言語嚴正。又覺其變。儼然。只是知道。溫和。又覺其變。嚴正。所以說有三變。其實君子何曾有。要變。只是知道。溫和。又覺其變。嚴正。所以說有三變。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

謗已也。厲是虐。謗是虛。

解子夏說。君子治民。全靠個至誠。使民相信。然後勞動他。民必疑我是有意虛言。他

如行不善。自然樂從。君子事君。也全靠個至誠。使君相信。就要去。君必疑我是有心欺

意。後有誠意。便上下相疑。諸事都不能辦了。

解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大德是大節。小德是小節。閑

但今人學。則有兩法。要他全無走作。也是難事。只要他抵大節的事。守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

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

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是

終是

解子夏說。子夏的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應對賓客。進退讓容。卻還

在。他卻沒有了。如何使得呢。子夏纔開這話。一齊疑說。道。噫。言游這話

在先。就傳授與他。那樣當在後。就順得教誨。無奈人材高下不同。慢

如草木。有大小一般。種類各別。就順得教誨。無奈人材高下不同。慢

若講到學。則盡頭。有始有卒。理中本俱備。這惟有聖人。豈可妄說。豈是一

時貴得到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解子夏說。大凡讀書人出仕。自然是要行道。為學是要明道。看是兩事。其

時事閑暇。自然要得已工夫。要緊。不必就想到仕。若到工夫充足。當為學

餘力時。也須要看仕。以發我平日得力處。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解子游說。凡人居喪。以哀痛為心。哀痛。那盡許多儀節。無非是舒洩胸中

有哀痛的真意。所以若。能盡本心。哀痛。那盡許多儀節。便已完備。若胸中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解子游說。我有一朋友。姓張的。他天資本來不凡。平日又好高務遠。所以

行事。都是人所難能的。他天資本來不凡。平日又好高務遠。所以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解曾子說。子張平日學問工夫。全在外面講究。所以威儀容貌。若一有粉飾。務

外的意思。與仁趣與他並肩為仁工夫。也就難了。又不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解：曾子說：我聽見夫子說過：凡人平日也有盡情的事，但未必能盡到極處，必到親著父母喪事，那時哀痛真情，從中發出，不能自己，纔算

能盡到極處。若此時哀痛真情，尚不能盡到極處。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孟莊子，是孟獻子名也。

解：曾子說：我聽見夫子說過：用的人，還是父親的舊臣，他父親獻子是個賢大夫，他接父親的位，用的人，還是父親的舊臣，行的政，還是父親

親的舊制，一切不敢更改，惟有此二事最難，不是人容易做得到的。所以別樣孝行，人却都能做，惟有此二事最難，不是人容易做得到的。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陽膚，是曾子學生士師，是刑官。

解：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掌管刑名，陽膚來問曾子，百端教士師，如有做法，

人心難教，業已久了，殺殺士師，以刑殺爲事，不能不忍，能及民，想

當審問時候，若審得百姓犯罪，真情，須要存個哀憐不忍的心，事，想

他無知犯法，都是上人不能教化，又爲錢寒所迫，已能審出真情，既已

法，又要加以刑殺，真是可能可憐，斷不可因自己能審出真情，就

就犯平日的仁心，斷絕了。這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怕，是

解此貢說：天下古今最無道的人，以致他惡跡多端，其實封豕不若。也未必如

下流。那天下許多惡名，都可以歸到身上。這便同居在下流一般了。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解・貢說・君子爲人・也未嘗無過・譬如日月常明・偶然也有被食時候・但君子有過・不肯掩藏・就懷日食月食一類・人人都看見的明白・

通·時·更·改·就·像·日·月·復·週·一·般·還·要·加·以·掩·飾·的·這·是·小·人·不·怕·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

師之有公孫朝·孔子字仲尼是衛大夫

解傷國大夫公孫朝・問子貢道・仲尼許大聖人・他的德行功業・以及文章・子貢答道・我朝文王・武王・都是聖人・他的德行功業・以及文章・

許多道理。如今都還留在世間。未曾墜落地下。世上有賢人。能記得文武當日大事。就是不賢的人。也能記得文武當日小事。究竟大事小

事……沒有不是文武所留的許多道理。又有必定要常奉一人爲師。有這些學問。到底……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

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

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

語是佳。賢是勝。皆是星。範是蓋。約是七尺。下夫子。是指叔孫。

解叔孫武叔以在朝中。信諸大夫說。子貢。子貢聰明。凡人的德行。比仲尼還要

人。屈頭高。只要在朝外站立。那望家內好物件。都被他望見了。不得到

此要觀宗廟。若不進得廟門。如何看見宗廟的規模華美。要觀百官。可

的甚少。叔孫原是朝門外漢。他說這些話。也難怪他不識說了。門路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

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

其不知量也。丘陵是山。陵是山。隨是

解叔孫武叔。在衆人面前。毀謗仲尼。子貢聽見。因說道。叔孫也不用

高過他的了。還有人自己更與仲尼。故意毀謗他。可比說日月不

曉得自家的身分。是低低妄無知的人罷了。這是什麼話呢。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

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我定中道。不憐。以前百聖的稱號。你若不能此義。止絕了。豈不。因著。窮。窮。必  
我帝位。不保。以後百聖的稱號。你若不能此義。止絕了。豈不。因著。窮。窮。必  
建。竟命。在位。五十年。後。來。漢。拉。夏。禹。也。將。這。話。命。他。再。又。謹。下。舜。命。  
傳。國。四。百。年。到。了。夏。桀。恣。行。無。道。商。湯。起。兵。伐。桀。得。了。天。下。謹。下。舜。命。  
告。天。地。說。道。予。小。子。頑。最。有。敗。用。黑。色。牡。牛。下。敢。須。用。賢。人。上。帝。賢。人。都。是。有。罪。  
告。天。地。我。往。前。予。小。子。頑。最。有。敗。用。黑。色。牡。牛。下。敢。須。用。賢。人。上。帝。賢。人。都。是。有。罪。  
帝。的。臣。子。不。敢。掩。諱。憑。在。上。帝。簡。擇。我。要。合。上。帝。的。心。纔。是。可。用。  
又。告。諸。侯。說。道。我。今。爲。萬。方。君。王。一。切。都。是。我。的。責。任。若。我。身。有。罪。  
與。你。萬。方。無。干。這。罪。便。在。我。身。了。皆。由。我。不。能。教。化。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讀是實謂。權是秤錙。是至親。權是秤錙。

量是斗斛。法是法律。度是制度。廢是廢止。官是官事。遠民是隱士。任是倚靠。弘

解商賜傳國六百年。散與衆人。封大行賈瑁。其中有一盾。王起兵。當封。更加賞賜。

得寬厚。不如我黑多有人仁善的，凡事爲君，須要尊貴刻薄爲善，說姓不對，姓雖由君至親，厚不如此。

上事不能教他，所以一番姓有了得失，斛便在我要謹守身上了。武王差是將法

律制度，都要詳細考定，論候不許違奉，政令嚴峻，後有敢不行的，都要差理，又體

從前有功已絕的帝王，須要他另立後嗣，土侯他繼續，須要另設居賢士，使他食民

有世代的。須要另立後嗣。使他繼續。至於隱居賢士。也是民



人望所歸・須要舉用在朝・使他得志・天下百姓・親試王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

# 重校論語話解讀本

洋裝一冊——實價二角二分

(另附註釋)

重校者 王心湛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者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南京  
廣州  
北平  
漢口  
重慶  
成都



